



15  
1553  
2



門 46  
號 1553  
卷 2



紀聞卷上

吳郡王 整濟之輯

宋濂

宋學士濂以文學受知高皇帝最承寵眷後以老致仕遇萬壽節則至京賀上與之宴恩數尤洽一日與登文樓樓峻陟級躡焉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復來濂稽首謝明年萬壽節前數日上曰宋先生其來乎蓋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使視之江不至日其有疾乎使使視之家濂方與鄉人會飲賦詩上聞大怒命卽其家斬之已而入宮上食孝慈命左右具蔬膳於側上問何爲曰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爲蔬食以資冥福上感悟遽起命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

罪死會前使阻風錢塘江得少延後使至則已反接至市矣  
急宣詔得免久之孫慎獲罪復執濂至京將殺之后復力救  
日田舍翁延師尚全終始濂教太子諸王可無師傅之恩且  
濂居家必不知情乃免謫茂州行次夔府卒或云濂之謫也  
濂與之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為自以為  
無愧何至是乎僧良久曰先生於勝國嘗受官耶曰編修僧  
默然濂是夜自經死此  
說未識然否漫識之

詹徽

徽湖廣人父同仕偽漢守武昌因家焉高皇時為左都御史  
性忤忍賊深嘗奉命與懿文太子同錄囚太子屢欲有所縱  
舍徽爭之不從間以言於上上曰彼所執是也太子因言治  
天下當以仁厚上怒作色曰俟汝有天下為之太子惶懼自

投金水河中左右救之得免上聞令驗諸救者凡解衣而後  
入水者皆死太子從是得疾語皇孫曰我之死徽為之也無  
忘我讐他日徽坐藍黨事將收之皇孫與錄囚間徽死囚當  
加何刑對曰斷其手足乃叱徽曰汝罪當死速即此刑遂伏  
誅徽洪武初袁柳莊相之曰公五岳敦厚眉目插髻口如四  
字面肉橫生凜然威赫且天庭司空紅黃氣二道衝入髮  
際四十九日當有二美除不脫風憲官二品果拜都御史後  
二日制陞都察院秩二品十日之內兼掌吏部後忽目光射  
人坐  
黨誅  
王朴  
王權者陝右人更名朴高皇時為御史性戇數與上爭是非  
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有旨釋之還見上上曰汝其改乎朴  
曰陛下以臣為御史寧可戮辱至此且使臣無罪安得戮之

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上復命反接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朴臨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命上惻然問朴死何言以詩聞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況詩邪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也

王行

行字止仲吳人少有異質家貧無書以學閭門大姓徐生藥者家多書乃傭於其家主藥肆每出藥裹書其上殆徧主人問誰書者曰藥肆中博士元時俗所稱召問曰若欲讀書乎以數表授之數日問之響應無窮者主人歎曰吾家有書無人讀若能讀而無書乎乃留之恣其披覽三年不下樓主人命家

厚給之一日辭去曰書讀已徧矣自是以文學鳴於吳洪武末行且老矣欲之金陵所親或以時情叵測止之行曰虎穴中可以遊戲遂往主於武臣藍玉家爲其教授久之玉見上上怪其識進曰豈遇異人乎玉謝言臣家塾師朝夕共談耳因召見之語不合後玉以謀反誅事連行坐死

建文

太宗師渡江薄都城建文君闔宮自燔死然或傳實自火逃出或傳蜀府兵來赴難竊載以去莫察其實故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張仙爲名實爲建文也終莫知所之正統間有御史出巡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不退問之則獻詩云云乃建文也御史奏之朝詔廷臣會問亦不察虛實後卒於禁中

詩曰流落江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  
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姚廣孝

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其先世業醫廣孝幼名天禧嘗白其父  
曰兒不樂爲醫願讀書出仕不則從佛爲方外之遊元至正  
間爲僧於里之妙智菴名道衍嘗從高啟諸人遊徧遊湖海  
工詩善書博綜內外典兼通術數洪武四年詔取高僧以病  
免八年詔通儒學僧出仕禮部試中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孝  
慈皇后崩諸王各奏乞召僧歸國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  
道衍等三人太祖親選衍住持北平之慶壽寺事太宗於燕

邸者二十餘年深見親信與密謀以靖難功拜太子少師御  
筆更今名終不肯蓄髮嘗賜二宮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子也  
乃召還之不復強蓄一大雞每雞一號卽起朗然誦經嘗以  
賑飢還吳有王賓者高士也廣孝與有舊詣之閉門不納三  
往乃得見無他言第云和尚錯了也廣孝嘗過閭門見酒家  
懸幟字甚工問誰書者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貴能  
爲吾子乎家有何人對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  
乃辭其母復來廣孝迎謂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可五品耳  
歸以見於上曰此行得一子上爲賜名曰繼使侍太子讀書  
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使事出還於道得疾抵城門不入命  
其下爲幄曰上將來視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盂且

問有何言廣孝以手加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但洽南洲好  
僧在獄久願赦之立詔出洽洽者亦吳之名僧也嘗爲左善  
世忤旨下獄是日出拜牀下髮已覆額矣數日駕再至問疾  
尋卒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後配享太宗廟庭初廣孝之卒也  
繼訃於上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陛下厚恤臣家上大怒  
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家事乃逐繼使使至相城召其  
弟姪入京賜第以居金帛充溢然兩人皆農夫愚騃特甚上  
嘗憶廣孝言爲僧者宜與家絕且邏者於其第中往往得廣  
孝遺筆亦云乃復還兩人於家繼於仁宗時召爲尙寶少卿  
卒年四十二

恩張

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都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而忌燕  
尤甚密敕信使圖之信受命日以爲憂而不敢言其母疑而  
問之信詭對曰兒統兵百萬安能無憂母曰吾觀汝之憂非  
此之謂也其以語我信乃屏左右言曰今有密旨云云母驚  
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獨不  
聞爾父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在燕分也信聞之益憂不  
知所出未幾復有敕趣之信艱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啟見王  
三往不可於是乘婦人輿徑詣王府王見其挺身來造知無  
他也乃入之信拜於牀下王僞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  
有事當以告臣王曰我誠有疾何詐也信曰殿下猶不以誠  
語臣今朝廷敕信擒王王果無意乎當就執如有意乎當以

告臣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吾一家之命在子矣呼爲恩張  
乃召姚廣孝等共謀語次簷飄瓦墜地碎王惡之色殊不釋  
廣孝曰祥也王罵日子又妄言何祥爲廣孝曰天欲易黃瓦  
耳是日謀乃定

景清

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乙丑進士第二人累官副都御史文皇  
渡江駐金川門百官出迎皆拜伏清獨植立罵不已上責之  
曰勿謂吾爲天子卽爲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應曰若今  
日尙得爲親王耶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近前若  
有所啟則含血直沁上衣遂醢之夷其九族久之上晝寢夢  
清入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爲厲耶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至數

百千人謂之瓜蔓抄其村今爲墟焉

鐵鉉布政女詩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時爲山東布政使文皇師至城下攻之  
百方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以礮石擊其城將破鉉書太祖  
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久之不下姚廣孝獻計曰師老  
矣不如舍之而去文皇從之既卽位以計擒至終不屈被殺  
其家屬發教坊爲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仁宗卽位赦出  
之皆嫁朝士二女爲詩自述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  
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  
縮臨妝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  
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

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  
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

平保兒

平保兒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於小河保兒槍  
幾及上馬忽蹶乃免文皇既正位問小河之戰窘我者誰或  
曰保兒也召至問曰彼時汝得朕將何爲保兒曰殺之耳上  
命引出斬之既而曰忠臣也赦之以爲北平都司他日上至  
北平見保兒曰汝猶在乎保兒懼自縊

王彰

彰河南鄭州人爲右都御史永樂中有告周王將爲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

非汝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爲矣彰曰以臣之愚  
可不煩兵而定臣請任之用幾何人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  
足矣然必賜敕以臣巡撫其地遂命學士草敕即日遂行兼  
程而至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愕不知所爲延至別室問所以  
來曰有告王謀反者臣是以來王驚跪彰曰朝廷已命邱太  
師將兵十萬且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相語今將若何王  
舉家聚哭彰曰哭亦何益盍求所以釋上疑者王曰愚不知  
所出惟公教之彰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王曰謹如命  
乃馳驛以聞上喜彰隨出令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斬不日  
而散遂以無事又令其下爲微行以誚事官吏有貪酷者坐  
死人情震讐間歸省其母母爲具以本州知州爲托彰曰公



法不可私也俄有丐者至母以餽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餽獻彰卽丐者也彰嘉之曰吾事亦相詗爲法官當如此矣其母自彰去遂臥不言亦不復食彰馳往跪問母終不答彰曰得非以知州之故乎當聞於上爲母赦之其母始言始食知州者得免

李幹

幹字貞臣睢州人嘗仕勝國後事太祖爲吏部郎中謫戍寧夏太宗時有丁某者官翰林上時時召對因問曰若少從誰學丁以幹對且言其學行上卽遣使驛召至京丁不知也一日上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頭謝卽出與相見授翰林待詔時幹老矣乞致仕許之曰臣無家矣吳中有故人盛景華願

往依之至吳景華館之家使其子弟從之學一日感疾謂景華曰吾且與子永訣何以處我曰先生卽有不諱當殯之先人墓側幹厲聲曰朋友死於我殯將復歸之也予無歸矣尙何殯爲景華謝曰某言過矣當葬於先人墓側幹曰善抗手

稱謝而逝今其冢猶在盛氏先墓盛子孫歲時祭之

季烈按金聲玉

振集刻本云李徵臣揚州人元翰林待詔洪武中不肯屈家屬盡死終不屈乃謫戍寧夏永樂間有丁某者爲學士爲上所重時時召問曰少從誰學丁以徵臣對且言其德學上不令知也卽遣使取至入對稱旨上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頭謝卽出與相見且欲官徵臣對曰臣於洪武中旣不受官則今日義不得復受上曰然則若欲何如曰願還行伍曰朕旣已召卿何可復從戎乃遣還家據此則李乃元之遺老未嘗事太祖永樂時所以不受官者乃守其初志非以老也此本謂事太祖爲吏部郎中並將不屆於明各節悉刪去未知孰是

戴元禮

元禮浙之金華人爲醫得丹谿之傳洪武中官太醫院尙書  
嚴震直病上語元禮曰好治之不愈且抵罪應手而愈後上  
疾大漸強起坐便殿召諸侍醫數以用藥無狀賜死謂元禮  
有仁義特生之令致仕太宗在潛邸得痲疾韓公懋治之輒  
愈俄復發如是數四公懋曰臣技竭矣元禮當能治之乃召  
之至問所用藥公懋以告曰皆是也又問上所嗜曰生芹曰  
吾得之矣乃處劑以進是夜上暴下明視之皆細蝗也蓋食  
生芹所致耳有妯嗜燒酒患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復發不可  
爲矣十年果卒

王賓

初戴元禮嘗避事吳中爲商賈爲人治病但疏方而不處劑

往往有奇驗王賓慕其名往謁之一見傾倒飲酒賦詩問謂  
元禮曰若賓年亦可學醫乎元禮曰君家固世醫爲之直差  
易耳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不肯輕授漫曰能讀素問難經  
傷寒論諸書則可遂別去期年再至賓復語及醫元禮曰素  
難諸書已讀乎曰公第舉問元禮摘問賓隨口誦如流雖箋  
註異同亦能具述元禮歎曰奪我名者此人也終不授以方  
賓歸處劑漫不知要固叩之元禮曰吾固不求貨獨不能以  
師禮事我耶賓曰我春秋已高尚不能詘節從仕又肯爲人  
弟子乎一日詣元禮值其他出有醫案八册在几上賓攜以  
去元禮歸驚歎自失賓自是得其傳賓不娶無子與其弟不  
相能弟嘗戍北邊歸頗詫其富曰得吾醫耳其弟遂撤其藥

獨署外科曰吾自得之異僧非汝術也賓將死以其書授盛  
啟東韓叔暘

盛啟東

啟東初從王賓學賓喜之其叔父謂曰汝見汝師用藥亦少  
留意乎於是密窺之遂善醫嘗治熱病用附子賓驚曰汝遽  
及此乎此反治之法但少耳加之而愈及卒竟授以書爲本  
縣醫官攝縣以事逮至南京所親吳江梅某者乞與偕行駕  
幸北京又逮至北謫雲南爲吏梅曰若至雲南死矣乃陽爲  
盜其家廟中髡器告之官以爲犯禁中途追還時起壽陵詔  
免死輸作方士啟東長髯偉貌某侯督役者見而異之曰有  
貌如此爲小官乎乃以自隨主書算初啟東在吳有內使督

花鳥於東南主其家甚習嘗病藥之而差至是遇諸途驚曰  
盛先生固無恙乎某太監患脹鼓無能治者亟與俱詣安樂  
堂見之藥數投而愈太宗狩西苑太監病新起往觀焉太宗  
見之曰吾以爲汝死矣曰得良醫而生問爲誰曰盛啟東上  
曰明日與俱來乃以平巾入見遂留御藥房尋授御醫啟東  
慷慨敢直言嘗值雪霽與韓叔暘俱侍便殿語及白溝河之  
戰上曰彼時爲長蛇之陣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予  
乃從中衝之遂大勝啟東曰是天命耳上不懌起視雪啟東  
曰宜瑞不宜多旣退叔暘曰上前安得如此汝併吾斬首也  
啟東曰勿憂賞今至矣須臾賜御膳一筵嘗奔於御藥房上  
猝至不及屏問曰誰與碁者對曰臣與韓叔暘遂命奔於前

上親觀之連勝者三因命賦詩啟東詩有曰不才未解神仙  
著有幸親承聖主觀叔暘詩不成數日賜象牙棋盤并詩一  
闕棋今留院中東宮妃張氏病經閉不行眾醫以爲胎也而  
久不產上謂啟東往視之既診出言病狀一一如目覩妃遙  
聞之曰有醫如此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  
東宮怒曰旦夕思誕皇孫乃爲此劑何也不用數日病益急  
復召診之曰更緩三日不可爲矣必用臣當如前藥乃鑰之  
禁中家人惶恠曰死矣或曰家且籍沒矣既三日紅梃前呵  
賞賜甚盛蓋妃服藥下血數斗而疾平也既而上加賜焉曰  
非爲酬醫爲壓驚也時啟東與袁忠徹俱不爲東宮所喜至  
是自以爲可釋矣一日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少避之乃知憾

猶未平也憂之謀於忠徹忠徹密曰無傷也彼相安能久及  
榆木川之變啟東歸取洞賓瓢未至聞訃乃求官南京太醫  
院以避禍也宣宗卽位問左右曰有術而善醫者爲誰今安  
在曰在南京卽詔南京守備太監陳巫與偕宿食以來甚寵  
待之後以官卒啟東嘗居憂於吳周文襄巡撫江南倉有儲  
穀數千使糶之可得千金啟東不受復書曰老當戒得貧當  
安分呼蹴之食不敢受也且爲詩曰魚龍江海夢鼠雀稻梁  
謀文襄得之大慙乃止

王府尹

王府尹忘其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嘗夢人授之書曰讀吾書  
可衣緋不讀吾書止衣綠覺而異之他日於路得一書視之

青鳥家言也潛玩讀久之乃以善地理聞爲鈞州佐時漢王有異志購求之不往曰欲得予非詔旨不可王以名聞會太宗方有事壽陵曰吾方求其人不得遂召以往今長陵乃其所定也前有小阜勸上去之曰恐有妨於皇嗣上問無後乎曰非也但自偏出耳上曰偏出亦可遂不復去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皇甫仲和

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文皇北征袁忠徹以相仲和以占從師至漠北不見虜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矣問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卻終必勝召忠徹問之對如仲和言上怒曰汝二人朋

比欺我乎卽械之曰今日虜不至皆死乃命苟太監者往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槍虜一人直前又二人繼之皆中槍而斃虜按兵不動頃之虜眾齊進上登高望之謂總兵譚廣曰東南不少卻乎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稍退已而疾風揚沙兩不相見虜引去上欲乘夜旋師二人曰不可明日彼必來輸欸從容整駕而去明日其酋果詣軍門曰不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學士曹鼐與鄰時車駕將親征北虜鼐亟歸召仲和語之曰胡王兩尙書率百官諫其可止乎仲和曰無益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日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郕王

監國仲和曰不如立儲君曰皇嗣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立耳後皆如其言土木師敗胡騎逼都城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之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曰大將氣至寇今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從之求相仲和辭固請之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衛士怒以爲妄言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兩人在家正相關不解衛士歸視之果然或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固問之乃云彼問時屋上兩鵲正鬪也其術如此

王振

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於其門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

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上使人視王先  
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  
命上戚然仍命東華特開中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  
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候振拜振始悅

陳繼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間詣閣下問  
三楊諸公皆不能對上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  
在下對曰龍有翼曰應龍上門何出曰見廣雅命取廣雅視  
之信上甚悅

薛瑄

瑄有理學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

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以爲卿佐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宿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戒其僕曰語若主明日朝罷卽詣王太監謝若主之及此太監力也明日朝退復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胡不見薛少卿三楊爲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善召賢至閣下使往告之賢往道三楊意瑄字謂賢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植立振知其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會百戶楊安者病死妾有殊色振從子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下御史問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又承振風旨劾瑄受賄

故庇死獄詔會官廷鞫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引嫌辭避文怒奏強囚不服問理當死詔縛至西市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愿不與事是日泣於爨室振問何爲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謫戍邊

張益

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以御史印馬於北畿道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與我旣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一紅沙馬斃矣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騎紅沙馬云

馬瑤

珩浙江處州人叔父讓以少監鎮福建進燈有寵時修寰宇通志珩求入書辦內臣舒良王誠因陷內閣大臣得各舉一人於是王文舉驛丞某陳循舉其鄉人周某蕭鑑舉監生溫良高穀舉其婿王清商輅舉其姻蔣銘良誠因舉珩及文等敗所舉皆不用珩獨擢爲典籍天順二年乞陞錦衣副千戶理鎮撫司刑成化二年進指揮僉事巡江擒江賊劉顯文等六十餘人誅之珩內倚中貴外任樞要富侈驕淫荒於聲色一旦暴死

倪謙呂原

景泰中選內侍秀慧者四五人讀書於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實教之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書倪講國風呂講堯典

稱旨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讀又問幾品曰皆正六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他日上再至二人已遷坐於旁上訝之對以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上曰有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時淮甸大饑上於櫻橋閣疏驚曰柰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王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且飢死吾百姓也

胡濙

濙爲禮部尙書時王文威權赫奕忤之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怒日求其罪不得也會聰鄉人有事吏部聰以囑文選郎中郎中出其手書文欲因是陷之會官廷



議比擬大臣專擅選官罪死廷臣皆畏文無敢違者公徐謂  
文曰給事七品官而擬以大臣囑從事而擬以選法二者於  
律合乎且人臣以私憾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拂衣而出曰  
此疏吾不與公等自爲之遂稱病不朝數日景帝問胡尙書  
安在左右以疾對使太監與安問之淡曰老臣無疾前日會  
議驚悸不寧耳安問何事曰諫官有微罪而大臣欲殺之此  
臣所以懼也安以白上既而法司以比擬奏上詔曰比擬殺  
人可乎聽得不死鄉人有不悅公者造帷薄之謗書達於公  
公若不聞也他日其人至京謁公公接之如平生歡留之書  
室偶翻文卷則其書在焉驚愧而出公亦若不知也

王翺

翺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遼東還朝贈遺一無所受有  
中貴人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其人曰我餽公  
不受鄙我也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納之以綴衣領間臥起  
自隨雖其內子不知也久之中貴人死其從子貧不敢見公  
使人召之至曰何不買宅以貧無資對曰第買之猶不從乃  
出其珠授之直可千金云詔爲營第於鹽山有司承媚多作  
屋若干楹公悉令撤去曰非詔旨也每退朝孑然獨行不與  
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尙書崔恭爲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  
其高亢如此

劉鉉

景皇帝卽位楊翥以前郟府長史自吳中來朝主鉉家時翥

以舊學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上以授大璫宋某曰俟有缺言之他日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問其家安在對曰長洲人因問識劉先生乎盛以爲劉溥也曰今爲吏曰非也翰林學士耳盛曰劉學士古板人也宋曰上亦知之且用之矣盛退以告鉉因要與俱詣宋鉉謝不往既而曰上奚從知我必翥之言也可謂不知我者時易儲之議漸萌禮部兩侍郎俱缺宋乃出前疏以白上上令送內閣曰可用學士爲之大學士陳循等以鉉名進江淵不悅鉉追語內侍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薩琦鉉聞淵言曰是最知我者久之遷國子祭酒及將易儲諸司皆勸進司業言於鉉曰諸司皆勸進國子監容獨已乎鉉曰國子監諫

止則可勸進則不可英宗復辟閱諸疏見勸進疏無國子監名心嘉之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有貞以鉉對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文華殿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後以完名終賜諡文恭弘治間錄其孫榮今爲太常卿人曰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楊暄

英宗蒙塵袁彬實侍左右同臥起上復位授錦衣指揮有寵已而門達得幸忌彬譖於上出之南京所部官校皆送至郊共歎其冤而無敢言者時楊暄尙少獨奮曰吾能還之願吾母老莫爲養耳眾曰若能之我輩爲養汝母翼日暄上疏具言達不法事蓋平日達密託暄爲之者也上以示達達出召

暄曰我平日待汝不薄汝何爲至此暄知達素忌李賢欲因是傾之卽詭對曰此李閣老使暄爲之耳達喜以其言白上命會官廷辨至廷暄久不言達喉使亟言之暄仰言曰賢與我何自相識乃汝使我誣之耳歷歷舉疏中事皆有本末眾驚愕達氣大沮竟以是得罪彬尋召還

李秉

秉巡撫宣府時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治之故事都御史不理獄訟公以屬鵬鵬不可曰鵬非公屬吏也可代問事乎公乃自爲奏劾之其後鵬與楊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嶺外詔旨甚嚴曰亡則殺之錦衣林千戶者監行二人同手梏朝夕濱死時公巡撫南畿暄咎鵬曰若是時

少貶李公今日能不顧我乎忽傳呵者至乃公也見二人被梏哭不能起命左右釋之二人不肯曰吾等死則已其敢累公此門錦衣親封又有邏卒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害如朝廷有謫吾自當之卽前訪林千戶祈請之林不許力請乃從二人得釋公自解其帶以貽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給飲食二人乃得生全至戍

王竑

王竑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不妄與人交秉出入閭巷每與人對弈終日無忤竑告人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市井小人親狎何自輕之甚秉聞之曰所謂大臣者詎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固各有體何至以官驕

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陳文

文江西人以編修選侍經筵展書與商輅爲偶景泰中大學士高穀薦錢溥可入閣陳文可侍郎王直在吏部皆格不行奏以文爲雲南布政使文時爲侍講矣英宗復辟見商輅曰曩經筵與卿爲偶長而偉者爲誰其人安在輅對曰文也今爲雲南布政卽召還之爲詹事會學士呂原卒上問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值吏部尙書王翱問內閣之缺誰當補之曰已於上前舉潛矣翱曰潛固佳然陳文年資已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曰雖然業已舉之矣翱曰復見上言之何害明日賢見如翱旨上初不聽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

賢日爭事曰吾非若所薦也

錢溥

溥之居與陳文鄰也溥嘗教內豎後多顯者每來謁必招文共飲及英廟不豫中外危疑王倫者溥所教也伴讀東宮一日來謁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使人微詞之時倫侍從甚多詞者雜其中倫以爲溥使溥又以爲倫使兩不疑也坐中因問上不豫東宮未納妃如之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之倫喜而去已而內閣撰遺詔大學士李賢方具草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賢問何爲文因言溥倫定計將黜賢以溥代之黜兵部尙書馬昂以韓雍代之故四人俱及於貶

李賢

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  
然在當時以賄聞亦頗恣橫岳正自內閣貶後召還賢且以  
爲南京祭酒正意弗欲也或讒之云正曰吾嘗備位館閣謂  
當還余故處何意見逐邪都給事中張寧有時名因言失賢  
意吏部擬二人卿佐乃皆出之補遠郡守二人自是不振葉  
盛巡撫廣東朝士有與不相中者讒之賢謂盛嘗疵短其所  
爲詩文因以韓雍代之其敕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羅倫疏  
論賢奪情起復賢怒甚欲重貶之王翱引文彥博故事勸其  
上疏留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若此倫竟被黜爲市舶提舉

吳惠

惠字孟仁吾鄉東洞庭山人年二十督運至京途中日哦古

詩或言於縣令令異之召爲弟子員中宣德丁未進士洞庭  
有進士自惠始授行人喜言事使占城還至七洲洋大風舟  
幾覆正使舒給事者泣不知所爲惠神色不變爲文以祭海  
神風旋止還陞桂林守義寧峒蠻楊氏結苗人爲亂藩臬議  
出兵勦之惠曰義寧吾屬吾往撫之不從用兵未晚乃肩輿  
從十餘人入其洞其山石攢峭如劔戟不能置足猺人騰躍  
如飛聞太守至奔告於酋出迓惠諭之曰吾若曹父母也宜  
聽吾語因爲陳逆順禍福楊泣下留數日歷觀屯堡形勢以  
數千人衛出境公曰善爲之保無後患數人投刃拜而去歸  
報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峒主爲帥藩臬咸尤  
惠惠曰吾當任其咎乃遣使至義寧曉以故羣猺從山巔望

見惠使即遙拜具言不敢反狀且求雪武岡之誣臬司大慚  
武岡盜計遂沮迄惠在郡無敢騷竊者囹圄空虛獄吏無事  
陞廣東參政卒惠別有日記略云正統六年七月奉使占城  
立嗣王十二月某日發東莞次日過烏猪洋  
又次日過七洲洋瞭見銅鼓山次日至獨猪洋見大周山次  
日至交趾洋有巨洲橫截海中怪石廉利風橫舟觸之即糜  
碎舟人不勝恐須臾風急過之次日至占城外羅洋校杯野  
口廿九日王遣頭目迎詔寶船象駕箭鼓填咽旌麾掩靄  
衣椎髻前後奔馳王乘象迺於國門戴金華冠纏纓珞環  
列戈戟以羣象爲衛既宣詔王稽首受命上元夜王設宴  
沉香然火樹盛陳樂舞五月六日同洋十五日瞭見廣海諸  
山遂收南門港以還廣東其國臘月猶暑民多裸袒士著苧  
衣南阡稻熟北秧猶青其樹多檳榔紅蕉椰子之屬  
其人極弱國中守埤者皆持竹槍夜鼓入更爲節

盛景

景啟東之族孫疏放有雋才爲御史出巡至通州會都御史  
王翱召入與同宿察院景不爲之下翱使人出外景遽鑰其

門不得入翱嫌之景帝時以災異求言輩類御史以奏稿示  
之景曰老生常談耳我當爲之時上頗事遊燕景族父叔大  
以御醫出入禁中知其事家讎言每及之景即以入疏如造  
龍船撒銀豆者數事疏入久不報一日有旨召都御史蕭鑑  
至左順門太監舒良王誠皆盛怒日上欲取汝首鑑曰某何  
罪而至此良曰汝教御史妄言鑑曰御史以言爲職不關白  
其長令鑑有過御史猶將劾之鑑能禁之邪取首之言果出  
於上乎不然是太監僞傳詔旨也且禁門何地太監乃背闕  
而坐吾且以聞二人愕然乃好謝之鑑出召景問禁中事密  
汝何自知之曰聞之叔大叔大懼欲死而景自如曰必不至  
死重則成邊耳其疏竟留中久之降旨云御史多浮薄不諳

憲體令吏部會都察院考覈臬等八人俱外謫臬得廣西古  
田典史則猶以翱故也天順初量移四川羅山令都御史曹  
泰甚禮重之時四川盜起泰因入朝求去位臬上疏言致盜  
由泰乃欲委之而去可乎泰至吏部時翱爲尙書問蜀中官  
吏之賢者泰首舉臬翱笑曰彼言公短而公乃稱其長可謂  
無私矣後陞敘州知府卒

震澤紀聞卷上

震澤紀聞卷下

萬安

吳郡王 整濟之輯

安蜀之眉山人長身魁顏眉自如刻畫外寬然長者內深次  
骨初戊辰進士在翰林者類自爲黨惟安無所交李泰者中  
官養子也安專與相結內閣缺人且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  
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先入未幾泰暴死安無學術旣居樞要  
日以請託取賄爲事深結諸閹爲內援時昭德寵冠後宮安  
認爲同宗表裏用事人目爲二萬每科以門下士爲主司皆  
有關節子姪甥婿無不登第者與劉珣劉吉同在內閣珣狂  
躁吉陰險皆爲天下所輕昭德方恣橫好奇玩中外嗜進者

結宦豎進寶貨則降旨與官謂之傳奉以是府庫空竭爵賞  
猥濫三人者不出一語正救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墜六尙書  
之謠安日與珣爭權其門下士至不得相往來吏部尙書尹  
旻都御史王越與珣皆北人爲一黨安與學士彭華等爲一  
黨互相傾詆又以計陷旻逮其子侍講龍杖於午門前父子  
皆罷去山東人在朝者逐之一空有倪進賢者徽州人少無  
行而安與爲密選爲庶吉士擢御史出入房闈習爲嫖毒之  
術穢聲彰聞時珣子鑑亦狎一妓潛通往來外頗有聚麀之  
謗鑑之挾妓也飲於牡丹亭里人趙賓者工於詞曲戲作劉  
公子賞牡丹亭記或以告安遂達於禁廷時上好新音教坊  
日進院本以新事爲奇一日中使忽至賓家索牡丹亭記賓

不在明日以獻旋加粉飾增入聚麀之事陳於上前上大怒  
珣用是去位憲宗旻駕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  
也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攜至閣下出示安曰是大臣所爲  
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言官交章劾之有心如九曲黃  
河面似千層鐵甲之語時人傳以爲笑恩以其疏至內閣令  
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矣安惶  
遽奔出索馬歸第上章乞罷許之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  
微諷之答曰安惟以死報國旣黜免猶於道中夜看三台星  
冀復用也安貪賄至鉅萬萬去時遺一菜甕皆銀也買其宅  
者於窖中得千金及安死妾媵子婦懷以奔人家無餘者優時  
人頗用事當道者或結之以毀譽人一日優戲於上前唱曰  
七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其首日項王八千子弟今日七千



那一千何處去了應曰往保國公家做工蓋傾保國也又一日進曰天有兩月一人擊之曰月一而已安得有兩應曰內有陳鉞外有王鉞豈非兩月乎蓋皆有陰賊之者

孟密

初安南之北雲南之南爲八百車里老撾木邦諸夷有孟密者舊屬木邦木邦有女名囊罕弄嫁之孟密其父愛之盡以寶井賸焉孟密以是日富强與木邦相攻兩家俱訟於朝孟密以寶貨賂二萬自兵部諸津要多受其賄者安草敕遣都御史程宗往按其事有可分分之語宗覆奏如安指於是孟密得立爲安撫司宗盡以所侵木邦地畀之而木邦勢寢弱反出其下雲南之患由此起至今爲梗云

懷恩

林俊之劾梁芳繼曉也下之詔獄上怒甚事且不測恩爲司禮太監叩頭爭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皆容納直言以致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誣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几恩免冠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陛下矣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恩使謂鎮撫司典詔獄者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徑歸卧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上無如之何命醫治疾使者勞問旁午於道俊得不死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於上獨馬房傳奉者如故敏詣恩跪白之恩不爲禮大言曰今日星變專爲我曹壞國法也外臣何能

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一家盡居要地又欲居吾位乎敏素貴驕又老輩也聞其言陰喝不能對歸家一夕憤恨死章瑾以寶石進謀爲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之極選也柰何以貨得之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臣非敢違命懼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諫者吾言尙可行也以諷兵部尙書俞子俊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見則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論事者過激或指中人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梁芳韋興

初內帑積金十窖窖凡若干萬蓋累朝儲之以備邊圍緩急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靡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卽往視之則僅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於是十窖皆罄懸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爲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齊天之福也上不憚起曰吾已矣不與汝計後人必有與汝計者上指謂東宮也芳退而懼寢食俱廢時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謀曰盍說昭德勸上廢太子改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

有國也如此可常保富貴豈直免禍哉芳大以爲然卽言於昭德使以諷上上且許之曰此事只在懷恩閒召恩微示以意恩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甯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憚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公之識量尙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謂之謀曰易儲當有詔詔必出內閣不如謀之諸閣老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以上命人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劉吉皆默不對上又質責昌昌無所容屢欲自剄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東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變乎曰陛下猶上帝東朝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上首肯始議爲東宮選妃不復及易儲事矣

湯鼎

鼎字用之壽州人爲人伉爽豪邁喜爲大言弘治初以御史出印馬詣內閣會敕時萬安劉吉尹直執政迎謂鼎曰近者下詔書開言路裏面不欲吾等扶持言官始加此條耳鼎久欲劾三人而無繇退卽上疏言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安等歸過於上而進臣以扶持之說其曰裏面者不知何謂謂朝廷耶謂內臣耶乞究所指且言三人貪冒無恥迷國罔上之罪疏奏俟命數日未報忽召入諸中官皆在令跪鼎曰令爾跪者奉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旨鼎始跪乃宣旨曰若疏留中不出可歸矣鼎大聲曰臣所言者乃國家大事何以留中拍地指天曰不出疏且復上因歷問諸中官姓名曰

將併論之中官皆失氣稍稍引退竊由是意得甚每見客輒自誇其疏印馬所至郡縣輒曰見吾疏否則出示之既又劾諸大臣時侍郎張悅都御史馬文升皆有時望竊歷詆之宣言於朝曰吾又將劾某某竊嘗薦王恕至是亦加貶議曰我蚤知其如此何用薦之會萬安尹直皆去劉吉爲首相深忌竊曰伺其過竊方與李文祥等十餘人日夜號呼飲酒高自標榜以文祥爲先鋒竊爲大將其餘皆有名目憫然以天下爲無人時魏璋爲御史有名吉使其客徐鵬昭璋曰能去竊卽擢爲都御史璋乃草奏以陳景隆爲首共論竊狂妄初竊上疏直聲動天下壽州守劉槩貽之書云嘗夢一老人牽牛將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涉水者濱於危也引之而上

賴公復安矣因餽白金爲壽竊得書甚悅客至輒出以示焉璋因以此劾之詔捕竊與槩俱下獄時文升在都察院與吉相比欲擬妖言惑眾罪死舉朝洶洶無敢論竊者徐溥曰豈可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自吾輩始恕亦力掇之吉意稍解乃謫戍甘肅其後有赦輒不得與及謝遷在內閣乃得放歸歸家數年疏狂猶故也吉深德魏璋大理丞缺將以璋爲之恕固執不可璋竟外補快怏發病死竊徐溥

溥嘗希范仲淹作義田以贍其宗族其子不肖多奪鄉人田以給之溥沒未久爭訟紛紜中代商內實平溥死不出外溥有邱濬溥不以文舉各又存內閣溥濬皆志趣濬瓊州人問學該洽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務於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亦自恃老故對人語袞袞不休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虜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其最得意者絕元不與正統論許衡不當仕元亦前人所未發也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國學意不能無少望孝宗卽位進大學衍義補陞尙書時李廣有寵於上濬因之得入內閣每事欲有所紛更衆不謂善

也嘗與劉健爭至脫帽投地時王恕有重望於天下濬每憎之會御醫劉文泰誣奏恕或謂濬嫉之也以是尤爲眾所貶

### 吳寬謝遷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次則謝遷兩人皆狀元及第儀幹修整寬温粹含弘遷明暢亮直寬詩文俱有古意遷亦亞之故一時竝有公輔之望及邱文莊卒寬適以憂去遷時亦居憂服將闋遂用遷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寬遂逗遛終不獲用人頗爲不平而寬處之裕如也惟遷亦以先之爲不安時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以爲言又曰待我去用之遷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耶願寬之科第先於予年

齒先於予聞望先於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故言之而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其後天變輔臣皆上章求退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鏊自代健大不悅宣言於內以遷為主

葉元

弘治中外威張氏貴震天下多豪奪民田時高郵有腴田寺以獻遂遣官校往按之自巡撫以下皆順旨時元爲揚州府同知獨拒不聽使者從百人擁至元廳事厲聲詰責元怒命左右縛其下十餘人繫之獄同官諫曰禍其至矣元曰吾爲怨若爲德可也同官乃釋之其後元考績至京以事出張遣官校圍其舍笞繫其從人有幾死者或謂元盍少避之元曰

避將安往乃逕入通政司大呼曰皇親家殺人時高錄爲通政使張姻家也聞之避不出通政王做出問曰若何爲者元具言其故曰吾不敢此出地乞紙筆爲疏上聞高錄出罵曰若乃敢與皇親爲敵元不顧敝慰遣之出不至舍就所親家草疏吏部馬尙書聞而召之元曰吾生矣乃往見馬公問故曰何至此遣人送之歸曰有官校在若與偕來元至舍則官校悉遁去矣元乃得免時又有錢某者爲興濟令興濟者中宮家所在也令初至官閱獄囚問何罪曰皆皇親家所繫也曰吾縣獄豈皇親家獄乎悉解遣之張家人羣至縣署詬罵令欲縛之乃散去太監李興以中宮命來督工役行且被旨云興濟吾所生地不得動其一草一木令已知之興至數日

令不往見興大怒使人捕執令令集民兵數百於門戒曰彼好言若等勿動卽欲答我若等亟入奪之無爲所辱乃入見興盛氣待之令從容曰太監當今貴人權傾天下於摧辱大令何有故事須明白願卒聞令所以得罪者興愈怒令又言太監左右百人耳余今以千人自從卽相擊勝負未可豫言也且中宮旨云不得動一草一木太監治工余治民無事不敢見何用得罪乎興無如之何麾之出竟事不擾民其後有親王之國過興濟令入拜車曰賢哉令也上亦知若若知其故乎由李興言耳乃知李興猶能不廢公論也

劉瑾

劉瑾陝西興平人本姓淡景泰間自宮入掖庭冒姓劉少校

猶頗識字書畧知古今特利口傷人稱爲利嘴劉成化中好教坊戲劇瑾領其事得幸弘治初擯茂陵司香及東宮立妙選內外侍臣瑾因李廣薦得與其選上卽位之初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邱聚魏彬等八人者日侍上游燕太監蕭敬諫曰梓宮在殯鍾鼓之聲日聞於外殆乎不可他日內閣將進講有內豎持書投劉健未及視也罷講閱之乃言八人導上游戲大臣胡不諫然莫知所從來健等因以其書進冀有所感悟上大怒日究其主名健等無以對八人者曰必蕭敬爲之也於是逐敬已而言官交章論劾八人上皆不納及大臣韓文等伏闕上疏切諫上驚至泣下不食司禮監官日甚至內閣議健與謝遷固爭欲執八人者下之理不聽乃召

諸大臣入時未測上意諸大臣皆惴恐文意亦不能無動屬  
鑿往內閣問焉健謂鑿曰吾輩累日爭之事什八九濟矣語  
諸公努力無但已也至左順門太監李榮出宣旨曰卿等勸  
早朝則從罷宴樂則從惟八人者不可去吾少而狎焉長而  
習焉榮辭色甚厲時上令左右親信訶視眾相顧未敢發言  
鑿乃言曰今日之事特爲八人八人不去亂本何由而除榮  
搖首曰王公無多言鑿復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相仍天  
災地變極矣滿朝大臣抗疏不能去此輩羣小天下何由得  
治良久榮色始降曰公等言是姑退矣王岳范亨徐志三人  
者皆內侍之良也岳嘗典東廠尤剛厲疾惡是日偕見上言  
不去八人滿朝洶洶變且作上乃命執以付外岳欲卽如詔

徐志曰日暮矣頌明日爲之邱聚出自李榮榮泄其語於聚  
於是八人者環泣上前言岳等與大臣通謀大臣之疏岳等  
使爲之也是夜有旨出岳等三人於南京八人者咸自署要  
地瑾司禮監永興邱聚東廠大用西廠尋矯詔追岳等及於  
臨清岳亨賜自盡笞繫徐志折其臂初中人患言官攻之急  
或言方今文臣大盛如之何瑾奮曰使瑾入司禮可使科道  
結舌文臣拱手於是共推瑾典政瑾既執權日以摧挫縉紳  
爲事健遷賜罷文等亦旋得罪去又下敕數諸臣之罪以爲  
黨比罷黜者數十人兩京臺省爲空多遣官校四出與璫令  
中張瑋按察副使姚祥尙寶崔璿皆以公事乘肩輿璫令  
校於道以示眾自後文臣少忤意輒械繫之言官論事輒傳



旨杖之午門往往有死者於是言路塞矣瑾怒韓文以微事  
逮致詔獄必欲置之死百僚震恐莫敢爲言一日朝罷有遺  
籍於庭言瑾擅威福扶安王偉清慎文等無罪其籍在御街  
東疑文臣之爲也自大臣及翰林外皆令跪赤日中暍死者  
數人搜索至暮入獄死者又數人卒無驗上手其籍曰汝謂  
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吾今用之於是任瑾之意益專扶安  
等皆斥南京然文竟以是得免於死云有孫聰者瑾之姪婿  
張文冕者松江人皆故市井無賴張綵者鞏昌人庚戌進士  
傾巧善佞瑾悅之自文選郎中一再遷至吏部尙書三人竝  
爲瑾心腹與其密謀楊玉曹雄毛倫等爲之爪牙分布中外  
李榮雖位在瑾上主畫諾而已旣乃併榮去之瑾遂爲首初

天下奏疏入至御前發視無疑者付各部有應處分者送內  
閣是時上不親萬幾政無巨細悉由瑾專決每卽私家與聰  
文冕等議擬旨付外令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必先白瑾  
有今日陞遷明日謝禮輕鈔遂遭降黜者賄賂旋通又卽起  
用或不由吏部推選徑從內批與官或於別疏批出選法大  
壞故事京官六年外官三年乃一考察瑾始令吏部得非時  
考察因而取賂又以天下巡撫兵備官冗濫罷之增置巡鹽  
捕盜查盤諸使縱橫四出令閱視庫藏羨餘悉輸京師大半  
入瑾之家內外諸司以公事差遣及朝覲考績至京者皆令  
納賄少不如意卽中以危法於是天下之貨爭集其門自劉  
宇以萬金行賂是後皆效之千金者不復留視凡巡撫巡按

取之郡縣郡縣取之民曰吾以揅吾死不以為恥人亦不以爲怪亦有借瑾爲名以自封殖者而天下廉恥掃地矣宇及焦芳竝阿附用事芳欲進其子黃中宇欲進其子仁乃以擴充政務爲名斥翰林諸臣皆調補他官黃中仁因蠟等進秩諸嘗於瑾有舊恩及鄉里姻戚多不次得美選或自郡守數月而至尙書前此未有也政令率以已意紛更月異歲改科禁煩憯吏民搖手觸犯自法司及錦衣獄繫囚常滿罪無輕重輒被首木編戍死者相望於道刑官持議少齟齬卽得重遣凡文武官有罪則罰米輸邊動至數百千石邊儲浥爛者皆追逮主守責償往往破家殺身官校所至邏察大抵誣飾成罪江西俗以龍船競渡邏者以爲不法遂籍其家都御史

錢鉞王嵩通政強珍尙書秦紘侍郎黃景家俱被籍沒天下人人震竦縉紳重足屏氣有御史某至淮上索貨自贖不得自刎死給事中許天錫以言事切直自虞及禍一夕縊死致仕尙書許進馬文升皆以憂卒劉大夏自孝宗朝被知遇瑾尤疾之坐以激變土官岑氏將置極典有救之者乃得免謫戍甯夏平江伯陳熊廉靖自守瑾誣以贓罪罪至死奪其誥券戍海南自餘大臣以非罪黜免且死者甚眾江西甯王府獲衛先朝削去瑾受其重賂聽令復舊實偕反逆之禍瑾欲重中人之權敕令鎮守者得受訟理政所在放恣貪殘加以官吏承風上下漁奪民不堪命盜賊始起韓福者陝人奴事瑾驟歷華要嘗賑濟湖廣侵盜銀累巨萬以奉瑾福所得亦

不貲瑾又以按屯田爲名遣福等詣各邊丈量起科侵削誅  
求急疾如火於是遼東錦義二城相率作亂毆逐守臣繼而  
甯夏指揮何錦等推安化王寘鐸爲主殺巡撫都御史安惟  
學鎮守太監李增及勘官大理少卿周東移檄數瑾罪惡瑾  
匿不以聞然亦惶遽錯愕乃始從諸司議下赦寬恤中外人  
心稍安命張永督師討之未至而何錦等就擒瑾復侈然自  
肆方以出奇制勝爲已功諛者從臾之云且有異典之封又  
以赦文非出已意一切欲反之時馬永成等皆瑾故等夷以  
瑾專恣積不能平而張永尤與瑾不相中瑾特忌之永旋師  
上迎之東華門覺其色慘沮慰勞備至是日設宴永與馬永  
成奔入內見上而泣因出疏於懷極論其罪上猶未信曰若

等罷矣且飲酒永曰永離此一步不復得見陛下矣瑾必殺  
臣上問何爲永言瑾欲取天下上曰任彼取之永曰瑾取天  
下置陛下於何地上悟乃命罷宴是夜上與永等掩至其家  
瑾出迎上怒罵曰奴乃欲反耶瑾猶以爲戲上拳之蹴之永  
等陽勸解乃縛之明日始暴其罪中外且驚且喜詔降爲奉  
御安置鳳陽搜其家得偽造符璽及衣甲弓弩諸反具命廷  
臣會鞫於午門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吾門誰敢問者眾  
聞之爲辟易駙馬都尉蔡震獨曰吾得問汝吾不出汝門也  
瑾曰汝不嘗爲我罷領將軍乎故事上直諸將軍以駙馬都尉一人領之震曰此  
樊凱非我也使人批其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由汝且  
汝藏甲將何爲曰吾以衛上也震曰然則何不貯之公所而

藏之私家乎瑾語塞初瑾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為富太監也及見獄詞押字乃始驚泣高於市三日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自是天下始有更生之望而山東河南北楚蜀羣盜縱橫皆瑾之餘烈也籍其家得金寶巨萬萬其黨與皆伏誅初瑾雖暴橫然猶貌敬正士一時正人屏逐殆盡羣小諛佞惟其所為瑾見中外無敢逆者於是始有邪謀矣張綵之昵於瑾也言無不從瑾嘗與綵語忽於然垂泣曰始余與永成等八人患外臣之籍吾輩也推余始當之余以身徇天下摧折文臣志亦遂矣今諸人宴然饗其成而天下之怨皆集於余余未嘗知所稅駕也奈何綵曰無傷也因辟左右言今上未有儲嗣勢必宗室代立若為長且賢則公受禍矣不如援立幼弱者嗣位之後惟公所為則可長保富貴復何慮哉瑾大以為然自是數召與謀一日忽變計曰無以宗室為也吾欲自立耳綵不可瑾怒以茗盃擲其面曰汝不從今先斬汝首矣綵懼從之於是定計以毛倫等為外應期某日舉事綵曰不如十五日良會張永旋師至涿州將入見瑾傳詔托以日不吉令至十六日入欲俟借

位併擒之也有李千戶者知其謀奔告於永永曰事急矣不待召而入遂發其事瑾被刑之日猶曰誤我者張綵也此說未悉虛實又瑾出入雖冬月猶持團扇以貂皮飾之或謂中藏利刃將以謀大逆也亦略見於瑾獄詞云

趙風子

趙風子者名鏗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正德六年羣盜劉六劉七齊彥明等率眾萬餘攻掠文安鏗與家人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鏗與之鬪傷二賊為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為盜久之劉六等議中分其眾鏗與楊虎邢老虎劉三為偶推虎為主遂破興濟攻滄州不克破東光擒其縣令已而釋之都御史馬中錫邊憲遣人招之不聽字轉劫濟甯張秋新河南宮棗強諸縣至景州遇總兵馮安軍與戰其眾被擒斬千餘人奔至小灘河又遇田都司兵殺官軍七十餘人擒其指

揮趙文翌日釋之至蒙山遇副總兵李瑾軍敗之得其神器甲冑百餘及蟒龍衣楊虎因白衣之往來濟南東昌兗州登萊諸郡縣所過焚劫及妻略婦女不可勝計羣盜管四馬武張通等皆來歸附其勢益熾攻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至宿遷淮安太守劉祥率兵與戰而潰溺水死者無算祥亦被擒旋縱還之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縣知縣陳伯安出戰擒之攻宿州城不能破焚其西關陳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鏃勸止乃捨之又攻虹永城夏邑虞城諸縣擒虞城縣令釋之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眾追至亳州武年衛指揮石堅率軍千人僧兵三百人邀之與戰殺僧兵七十餘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潁州官軍對岸立營楊虎不勝憤率壯士

七人奪船渡河官軍亂以土石擊之覆其舟虎死焉鏃等乃立劉三爲首更名劉惠由龍江渡河至太和縣副總兵白玉率兵至劉三以五百人與之戰殺官軍一千五百餘人得甲冑槍刀二千餘神器七十餘攻沈邱縣縣先塞其城鏃等抉破之而入殺都司王保及軍民千餘人官吏望風逃散又破鹿邑縣擒其守城千戶李茂等二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請爲劉三子新蔡縣致仕知府張什率生員耆老具金銀器綵幣饋賊求免攻劫救一城生靈劉三許之鏃見勢日盛與陳翰甯龍謀兵無主統必亂於是劉三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鏃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先軍都督管四後軍都督劉資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都督陳潮爲侍

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各有名號分二十八營以應列宿各樹大旗爲號又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脩理道路橋梁備糧草給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攻上蔡縣知縣霍恩指揮李某拒守賊破其城斬霍知縣梟其首至商水縣縣令迎降至西平縣縣令王某拒敵被擒罵不絕口賊支解之破舞陽縣劫庫釋囚中有僧德靜自言爲唐王宮人所生因留之至葉縣擒其縣令學官釋之爲眾賊所殺攻襄城居民納銀及馬乃斂兵而過攻鈞州不下陳翰聲言欲屠城鎡以爲馬尙書家在圍中去之至郟城將入民獻馬乃止破寶豐縣僉事孫磐遣人齎黃榜招撫之鎡復書云羣姦

在朝舞弄威權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羣姦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羣姦營中見榜逃去者百餘人賊有虜縣令妻子者鎡殺之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同知郁采御史任某及城中男女數千人唐王遣人謂之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至唐縣西門立營閱視其眾至十三萬五千分兵轉掠襄陽樊城隨州新野攻唐縣城積二十八日不下邢老虎病死鎡等聞援兵將至乃舍之而去破泌陽及確山遂平諸縣至西平縣與官軍對敵大敗死者二千餘人奔至鄆陵破其城轉掠滎陽汜水鞏縣至偃師遇姚總兵軍夾河而陣鎡帥眾過之官軍奔散殺毛葫蘆軍百餘人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總兵馮禎亦爲賊所殺

至汝甯遇湖廣土軍迎敵殺土軍數十人駐朱臯鎮官軍分  
布追襲過河賊黨晝夜奔走於道殺亡者甚眾至六安州官  
軍追至賊眾被殺數百人至定遠縣又被殺四千餘人復至  
六安劉三率眾萬餘人往商城鏖意欲遁還文安適管四張  
通率眾二千餘人來歸遂至潁州楊虎故所部廸郎者亦以  
二千餘人歸之至鳳陽投書於叢都御史約歸欵不果遂自  
宿州至徐州復還商城固始屢與官軍戰皆敗餘黨分迸入  
湖廣河南境上多被擒殺陳翰降於仇總兵劉三被射死鏖  
知事不成逃至應山縣奪一僧度牒自髡其髮欲投江西賊  
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擒之伏誅

李東陽

東陽其先湖廣之茶陵人以戎籍隸京師生有異質五六歲  
卽能運筆作大字時稱神童景皇帝召至文華殿給紙筆觀  
其書令人順天府學肄業中甲申進士高等入翰林爲庶吉  
士字畫道美詩詞清麗盛有時名作爲詩文殆遍天下然以  
貌寢好詼諧不爲時宰所重歷官侍講學士年資寢深吏部  
擬陞禮部侍郎詔不用時陸簡張昇皆以淹滯求進甚急於  
是三人合謀自內傳旨各進官東陽特管誥勅官自二  
王後久不設至是復爲東陽設蓋爲入閣之階云歲乙卯遂  
與謝遷同被命入閣一時制誥多出其手脩會典通鑑纂要  
義例亦多所裁定東陽以文學負大名性善因事彌縫將順  
又能以術牢籠士類使出門下士之有才藝而好名者多歸

之朝有美政則爲陽於外曰非西涯不能爲有不當則曰西  
涯爭之不能得西涯者東陽別號正德初諸大臣叩闕欲去嬖倖入  
人中官以上命日至閣議可否劉謝爭之彊忤旨皆去位而  
東陽噤無一言遂獨被留劉瑾初得政亦不滿之必欲其去  
鏊等固留之乃止瑾猶不能平乃出其所脩纂要示朝臣曰  
惡用是爲當時執政欲援引私人假此爲名耳又屬文華殿  
侍直諸人使指摘疵謬以是大困曰吾智力俱竭矣謀之焦  
芳芳爲言於張綵綵爲納款於瑾稍得自安自是一意奉瑾  
每四方奏疏入將批答必先問曰上面意云何有重大事難  
處者令堂後官抱至河下問瑾河下者瑾所居也得瑾旨然後下筆  
於是瑾大悅焉瑾每有疏東陽輒優爲答詔最後有曰且將

有殊等之封中外駭曰其加九錫乎及鏊去位東陽留自若  
瑾敗亦自若於是始不爲公論所容初管誥勅其鄉人大理  
評事李承芳者怒其進不以正誓不復登其門及是南京吏  
部侍郎羅玘其所取士也曰吾不復爲公門下士矣貽之書  
略曰大事旣無所措手不俟終日此言非欺彼朝夕勸公依  
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及公身集百諾百世之後史冊書  
之此輩能救之乎宜深思鄙言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  
先削玘門牆之籍東陽得書甚慙然猶不退御史張芹劾之  
曰使逆瑾事成則傳位之詔當出諸懷中矣有無名子投之  
詩云日暮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鷓鴣言行不得子規言不如歸去  
一日內豎有求不遂至閣中大詬曰汝欺人多矣汝每稱病



求退必先乞哀於中得旨不允明曰上不我聽也此路人所  
知將誰欺乎愧無所容始求去云及卒時適楊一清在內閣  
其所厚也諸門下士又爲營幹得謚文正好事者爲之詩有  
大風吹到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之句

焦芳

芳河南泌陽人天順甲申進士時大學士李賢以同鄉故引  
入翰林芳出入其門爲之廝役同列恥之時翰林皆以才華  
自標顯獨芳以不學居其閒未嘗賦一詩綴一文而猜狠無  
賴眾皆畏之故事侍講九年例進講讀學士或言於萬安不  
不學如芳將以爲學士乎安曰事那可知芳聞之曰是必彭  
華有閒於予也他日不爲學士我將刺華於長安道上安不

得已亦陞爲侍講學士初脩文華大訓於東宮進講蓋華等  
數人爲之芳恥不與每指摘其疵嘗言於講筵曰某當作某  
蓋當時脩書者之誤意以中傷華華聞之不平及尹龍敗事  
連芳貶桂陽州同知芳以爲華與安爲之也銜之入骨陞四  
川提學僉事轉湖廣副使百方謀復入翰林時執政皆畏之  
不得已陞爲南京通政以憂居家會南京祭酒李傑服闋徐  
溥執政欲還之翰林劉健曰翰林秩卑而憂旣出不可復入  
入則加於眾上眾且怨之溥不聽健曰芳日夜伺此久矣公  
今日旣援傑他日能拒芳乎傑旣入芳兼程而至亦授太常  
少卿兼學士未幾陞禮部侍郎猶以爲淹滯日怨健於眾中  
嫚罵之尙書傅翰在禮部芳遇文書行有不可意卽引筆抹

去之瀚怒發病卒俄改吏部馬文升爲尙書時稱老臣亦被其侮媻陰結言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已上者正德初言者劾禮部侍郎王華薦芳與梁儲可大用由芳嗾之也華廉得其事面折之遂相與爲怨初芳力求入閣謝遷輒抑之於是怨遷每言及餘姚江西人則罵之以遷及彭華故也戶部尙書韓文䟽論天下經費不足詔集廷臣議僉謂理財無上策惟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尙須財用朝廷以四海之富安得靳費諺言無錢檢故紙今天下逋租匿稅何限不於是檢察而獨勸上節儉乎上聞之喜謂芳可大用也及文升去位遂以芳代之會中官八人導上爲戲樂給事中劉蔭陶諧皆上䟽極諫鑿與戶部尙書韓文善聞

謂文曰彼小官能言吾輩大臣可默默乎文曰此吾心也然䟽必吏部爲首乃以告芳芳曰我知格君心之非而已諫非吾事文知其意曰文自爲之及䟽上有詔召大臣詣左順門芳故徐行在後曰今日之事爲首者自當之至門下噤不出一言私語內豎曰䟽皆文主之余不知也於是文得罪去及官內閣制誥批答不能一措辭惟以口詈傷人與劉瑾相結表裡爲姦察瑾所欲爲先意迎合凡四方有請謁先賂芳芳以賂瑾無不立應增解額斥翰林排江西餘姚不得爲京官皆芳志也久之瑾見芳大通賄賂始悟其姦曰誤我者斯人也乃斥之令致仕去瑾敗張綵等伏法芳以首惡倖免天下恨之芳子黃中亦傲狠不學舉戊辰進士芳必欲置之一甲

鑿不可遂大恨所以中傷者無不至矣嘗言於瑾曰宋人有  
言南人不可爲相且爲圖以進瑾然之始不悅南士芳不獨  
黨於其鄉凡聞一北人進喜見於色一南人退亦喜見於色  
至論古人出於北者譽之不容口出於南者則詆毀之其爲  
史下筆惟其喜怒爲褒貶又自負以爲直嘗謂李東陽曰當  
今朝臣公直惟予一人聞者笑之芳出京治裝盜窺其重載  
盡劫以去及家居治第宏麗勞被數省積財如山盜起山東  
河南至泌陽縱火焚其屋掘其先人塚墓積骸燒之淆以死  
盜骨曰使無擇焉發其地窖仆其墻皆得藏金云趙風子之  
死也呼於市曰吾非反者吾恨焦芳父子二賊導瑾爲亂欲  
誅之以謝天下而未能也然老賊子亦已屈辱之少泄吾憤

而小賊逋誅獨爲是介介耳瑾之從子劉二漢者死亦曰吾  
死固當但吾家所行始由焦芳後由張綵綵與我皆極刑而  
芳宴然無事何也

紀異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以風西北方  
有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因撼動其旗火  
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銃衝之其火四散闔寨槍首皆有光  
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槍上有火  
山東秦始皇廟鍾鼓夜鳴火起桑上樹燔而枝葉無恙廟宇  
燬而神像如故

直隸順德涿州滄州河間有物色赤黑或如犬或如猫其行

如風夜自空中飛下或爪傷人面額或齧人手足逐之不見  
踪跡

善謔

東陽性善謔同年有陳太常音者醇厚敦朴語好稱也罷遂  
稱爲也罷先生陳語好訛每一語訛則籍記之積以成帙朝  
士有訛語亦附錄焉名曰淵源錄有朴者則曰淵源錄中人  
也以淵呼之有一語訛則曰又增一條一事訛則又云云閩  
人呼咨爲猪翁世資爲尙書屬官稟工部送一咨來世資以  
爲猪也曰厚禮聞者大笑東陽因是呼倪舜咨爲厚禮河南  
人有偷驢之誚因呼焦芳爲驢作詩云振振馬公吁嗟驢兮  
通政使仲蘭善游說稱爲仲游後遂稱曰子路其同年日以

此相呼人亦不以爲忤

讀李文正墓誌

此條新增

右誌文大學士楊一清所撰一清亦湖廣人少亦以神童舉  
二人最相得相似而才華清俊一清不及也然二人同心推  
輓互相標榜而皆善鉤引籠絡之術故多士亦翕然稱之其  
爲此誌最所加意者稱譽過情固銘誌所不免然亦必據其  
實若夫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則將誰欺乎凡誌所稱余未入  
閣之先不及知余旣歸之後亦不及知惟是同事之時而駕  
虛鑿空則不得不與之辯誌言張瑋崔璿姚祥等枷號以公  
奏得釋夫此三人枷號最瑾作威之初公於時方稱病不出  
於何所奏且雜以安奎張或非同時事也纂要最瑾所惡又

曷嘗錫宴示恩而公又曷從辭之匿名文書之投逮廷臣於獄因事解釋不可謂無今云公奏不知奏於何人奏於上乎奏於瑾乎瑾邏卒四出公無一言乃云上疏極論之不知疏今安在哉且瑾威權隆赫有敢訟言攻之天下將以爲鳳鳴朝陽豈有同官而不知乎在廷之臣有不知乎何其敢於欺也其謂辨盜之事亦非事實旣曰見公斂容起敬又曰每切齒焉何相戾也大抵李公在內閣幾二十年因事納言周旋粉飾不可謂無至瑾用事一切阿奉又何正救之有哉及瑾敗乃令有司查革何前諛之而後革之也其作瑾碑文立齊化門外自比劇秦美新瑾敗乃先首實謂瑾傳旨使爲之則又欺之甚矣

楊銘 此條新增

楊銘初名哈銘正統中與其父隨指揮吳良同使瓦剌也先一日集眾使言曰中國留我使臣滅我賞賜絕我和買吾興師往問之因羈留諸使分諸愛馬愛馬華言部落也有吳俊者獨亡去因械諸使足八月也先忽來言曰大明天子來矣當親見若等苦楚不復罪汝我將遣使與若等同奉駕歸命弛諸使械乃往見駕時紀信李虎袁彬侍上問來者爲誰曰先遣使臣老哈父子也時伯顏帖木兒移營而東銘父子不得留上曰它日再來見我它日父子復市羊麵以進上曰老哈回矣銘可隨侍我於是銘始日侍左右初駕至大同還師也先來襲至宣府伯顏帖木兒請爲前哨至雞鳴山遇我師

陽奔我師逐之帖木兒報也先曰急來會師駕在此也先分兵圍我師敗之至土木也先追至上遣火吉馬亮與講好也先亦遣使來報未至而我營動遂殺火吉以去也先遂蹂我師我師大亂上乃下馬蟠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不利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上呼二人名二人驚曰是也也先乃曰吾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大明乃落我手問眾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明天子乃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

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犬輩在傍開口椎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眾死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送還之一日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眾皆曰善也先乃以上付伯顏帖木兒令護之帖木兒曰我當奉侍時回子撒夫刺以袁彬來見問爲誰曰識字校尉袁彬上曰虜所怒者校尉勿云校尉只稱識字人已而將至宣府也先命袁彬呼城總兵太監俱不應欲發火鎗乃至大同又令彬呼城總兵廣寧伯等遣人下城視知爲駕也乃來朝見出大同庫金帛分賜也先及其下移營而北乃遣使同太

監喜寧赴京奏中國遣都指揮岳謙同寧來賜因言中國將立郟王爲帝十月也先殺馬大宴復立上爲行賀禮將奉還京至大同東門無出迎者至陽和城驛守備齎羊酒米麵來進時也先將從紫荆關入命其下無虜掠不能禁銘侍不離左右山路險惡鼻血交流比至關夜宿空山中四更上呼銘召喜寧議事至明日始得見曰未也候下營時議之易州百姓進果命賜帖木兒時有傳中國事情者又命銘召喜寧岳謙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至涿州官吏進羊酒以賜也先圍官進果品又命賜也先乃與喜寧計遣吳良梁貴奉敕入城張官保不得往怒乃遣與岳謙往至彰義門俱被殺季鐸逃還又遣指揮吳良入城適獲內使阮曠欲遣一人同入城無應

者銘請行不然吾父可也先奉駕至德勝門之土城景帝陞吳良等官以鴻臚卿趙榮來見上問何不遣大臣來也先因問此等何官上曰都是小臣也先曰大臣如何不來迎犬猶認主人我奉駕至城門不來接上命諸人同令大臣來見太師趙榮等還也先怒卽奉駕北去是夕駕宿猪房喜寧隨也先去袁彬哭曰我母在城不得入柰何又命銘召喜寧議事寧與帖木兒見言曰太師奉駕至城門爾弟稱不顧臣宰忘恩不來認不來接因還師太師言至陽和城當自居庸關入願寬心勿憂也至陽和其下鹵掠寧言於也先之弟曰太師欲奉駕自居庸關入今下人虜掠如此如何可入忠勇伯曰此中送去是輕天子也須待中國使臣來迎乃可益往西北

至小黃河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刺阿哈急令使女設帳迎  
駕進膳又往西北行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  
議索朝使來迎上曰不必索使逕去可也喜寧曰此袁彬之  
計欲殺之營救乃免遣計安蘇斌入京至宣府被殺西行至  
牛頭山又至八寶山大青山喜寧說也先奉駕至甘州命劉  
馬太監毛都督來迎奪了陝西逕去南京上曰到彼亦不來  
迎喜寧曰此哈銘之計也又欲殺之時伯顏帖木兒往寇寧  
夏高橋正月元日上表祝天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二月  
至東勝州上欲遣喜寧入京曰使人往往不達須煩一行寧  
初難之上親至伯顏帳令轉達也先伯顏帖木兒爲言於也  
先乃與高旺同行銘言旺曰此中事多出寧至邊好爲之計

寧宿上帳中行時微雨上謂銘曰汝知何此洗屍雨也喜寧  
果被邊人執殺之北京奴逃還上曰果然洗屍雨也寧旣死  
銘言始得用三月大同報有石總兵巡邊也先遣寨判王將  
兵三千往哨曰待草青我奉駕至大同彼來迎乃已不然圍  
之大同勿令縱去及石亨從鴈門入寨刊追之不及也先怒  
欲以軍法從事厭哀乞乃已四月伯顏之妻令女使問銘曰  
今天向曖汝帳中夜燃火何爲銘曰無也妻曰吾夜見帳上  
火光是天子之氣先現也五月駐金山時伯顏與也先駐下  
水海子怒守墩人出擾欲毀墩殺之銘曰今欲和好而殺其  
人中國益不信乃齎上敕諭諸墩銘以夜不收王智見言曰  
中國不知駕在雖云在亦不信若奉駕至大同令總兵等官



見之乃信伯顏奉至大同守將設詐奪駕覺之而去怒銘欲殺之銘言實不知乃免上欲遣使入京求使臣來迎銘自請行時也先於九十九海子放鷹銘與帖木兒同往見之也先曰事當如何帖木兒與阿剌知院言亦欲遣使與銘同往銘言中國萬方入貢所遣得人成那顏萬世之名不得人壞那顏之名乃遣哈談等二人曰是嘗招安兀郎哈三衛者也至居庸關人疑欲殺之時脫脫不花王使臣亦來貢朝遣通事馬政迎之乃得同赴京七月詔進鎮撫遣楊善趙榮來迎時尙書王直胡濙送至甕城謂銘曰楊公非和番者朝廷以爾言故遣往其事俱付於汝汝其慎之行至懷來適遇都御史李實使還實言虜求索無厭其情難測朝廷又遣中使密命

楊善趙榮款宴虜使詞其情偽銘言也先真意講和奉駕還朝意不在金帛榮等復奏銘先往報至大同總兵郭登謂銘朝廷遣使迎駕甚善也日果還大同路阻牛羊士馬竭乏駕若從大同入護衛寡少館待不豐非所以示中國之盛不如從宣府入爲便至甘河牛心山大同王喜甚使報也先曰哈銘來矣問所遣使臣爲誰曰是永樂年間大臣宰一爲鴻臚掌天下朝貢之禮銘又言今使臣俱在大同那顏誠心奉駕彼則來迎如那顏意在金帛彼不來迎也先言我意只欲奉駕不在金帛遂與刻日爲期又言上爲汝去憂思成疾可急往見上問使臣爲誰曰楊善王息脫脫不花王處則趙榮湯肩勣上曰楊善王息舊人也甚喜銘以郭登言奏上然之及

楊善等至也先甚喜以禮待之期以八月八日送駕上語也  
先欲從宣府入也先言我誠心奉駕惟上所欲行我亦遣大  
使臣來送至初八日也先會諸部殺馬牛作筵請駕動作樂  
吹唱與其妻及眾頭目以次進酒鞍馬弓箭貂裘行一里也  
先弟寨刊王亦來送行進酒行禮伯顏帖木兒自備鞍馬弓  
箭貂裘亦來送行初九至野狐嶺遣銘夜呼萬全城聖旨社  
稷爲重虜情難測總兵等官不必出迎只齎羊酒來勞虜使  
城上皆呼萬歲伯顏帖木兒送至野狐嶺帳中進酒畢命其  
下出令銘奏曰當時上將眾行邊以爲天下看邊城偶失身  
於我師而我師大順天意不敢少慢令我奉侍一年今皇天  
悔禍皇帝復回皇弟已立爲帝然位是你所有你要坐此位

他時卽我之主也此中有事便來投託時虜人多進馬楊善  
促曰上可行矣上曰虜人方跪獻馬如何行得至野狐口上  
令銘勞謝伯顏帖木兒曰我去矣帖木兒聞之大哭曰皇帝去  
矣何時得復相見帖木兒旣去行數里聞人馬聲上驚問爲  
誰乃帖木兒歸逐得野獸使人來獻也至宣府少監郭敏進  
膳命以其餽勞虜使總兵朱謙都指揮董斌班賜夷人命銘  
選虜進馬爲三色五九馬進太后四九奉景帝三九與東宮  
復以二馬賜張四至鷄鳴山太監夏時爲帳殿迎駕內臣見  
者皆大哭至懷來亦爲帳殿參將楊信統兵來見至居庸關  
上御史王洪來見十五日至唐家嶺學士商輅等來見賜輅  
等馬各一命內使以寢褥靴賜哈銘傳與子孫作古也至德

勝門土城總兵石亨張四楊洪少保于謙朝見宣張四馬上  
同語至安定襄城易袍服命銘至東華門外光祿寺一帶列  
人馬銘奏去不得朝中甚嚴上曰既去不得便罷至東安門  
外而別後有旨哈銘陞一級實授鎮撫袁彬試百戶天順六  
年上復辟進錦衣衛指揮僉事後殺曹欽有功進指揮同知  
討劉千斤當先進指揮使李鐸喜甯自中國賜使臣衣物伯  
顏家人欲分之上命銘與伯顏妻索之銘言不可虎口中奪  
食也縱得之非已有上怒撻銘後帖木兒妻知之盡退以獻  
喜甯知之復取去上曰哈回子言是果然非已有也上嘗命  
銘致意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  
官人盥濯我執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帖木兒嘗因獵得

一雉并酒一瓶來獻因銘奏一比諭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  
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淺水中住得這大魚  
急欲還歸大海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到潮水接著淺  
水這魚還歸大海也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或成疾悔  
無及也銘屢至大同問耗往復勞甚一旦上謂曰汝知乎昨  
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爾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  
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叩頭上曰回朝着你  
做都指揮也先一日自至帳殿前言曰日出處至日落處皆  
皇帝臣子然不得其濟只得哈銘一人之力你饑飽冷暖非  
銘言何由知我兩人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總不知道我有  
一譬喻銘可將聞於上一朝天子爲百姓與惡人相爭落在

惡人之手本國止有一人與他爲伴一日天意回復還本國  
復登寶位把這一人忘了也不尋他也不舉用它一日早朝  
百官皆會這人於眾中舉其一指皇帝金臺上看見問是誰  
其人說彼時只我一人也皇帝回朝勿忘銘今日之功詔說  
太師言是我不忘也

震澤紀聞卷下

續震澤紀聞

尙書吳文定公

洞庭山樵王禹聲輯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自少篤學勵行博覽羣籍攻古文詞爲  
諸生已隱然有重名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  
有如此貢士也哉武功伯徐有貞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  
閣器也屢舉不利絕意仕進督學御史天台陳選以禮敦遣  
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授翰  
林脩撰年三十八旋被選侍東宮人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  
我何以當此任哉我何以堪此勞哉至日講內殿尤當世所  
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強也尤載進右諭德

孝宗卽位以舊學選左庶子憲廟實錄成進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擢吏部侍郎久之入掌內閣制誥復侍武宗於東宮每  
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覆誦之  
東宮學少閒公上疏曰竊維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  
節外歲不過數月日不過數刻況其閒又多閒歇古者八歲  
出就外傅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  
借日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迨馬永成等以近習亂政人始  
服公先見云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公言從  
祀亦觀其有益經傳否耳苟有裨經傳卽馬融楊雄不可廢  
也大學士邱濬卒翰林聲望最重者公與餘姚謝公而公適  
憂去遂越次用遷公竟逗遛不獲用人爲不平而處之裕如

也惟遷亦以先之爲不安數爲首相劉健言公當入閣健曰  
待我去用之他日又言又曰待我去用之爭之不得至聲色  
俱厲健但笑而已後天變遷求去遂舉公及先文恪公自代  
不報大明會典成進禮部尙書尋充通鑑纂要副總裁孝肅  
皇太后周氏崩將祔廟詔議其禮眾推公執筆公上議曰昔  
周祀后稷姜嫄祭於別廟謂之闕宮魯桓公之母不得祔廟  
春秋書考仲子之宮漢唐皆然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  
皆諸帝繼室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  
宗悲慟始追尊祔祭豈足法哉蓋先是孝莊睿皇后崩孝肅  
不欲祔之裕陵賴大臣力爭得合葬時已有孝肅他日祔葬  
祔廟之說矣至是以公言且賴孝宗明聖深維典禮卒從公

議中外翕然稱合禮云年七十乞致仕不允閱月卒贈太子  
太保謚文定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遇  
權勢榮利退避不暇爲文不事雕琢獨嚴體裁蘊藉簡淡理  
致優長爲詩用事渾然天成沉着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  
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於蘇而多所自得學者稱匏  
庵先生所著文集若干卷  
姑蘇志云公爲人靜重醕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爲  
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  
言詞雅澹文翰清妙無愧古人成化弘治之間以文章德行  
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位雖通顯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先文恪公曰公端靖淵穆不溷溷爲同不嶮嶮爲異士無賢

思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  
譽之言亦不見喜愠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

編修榘軒高公

高啟字季迪長洲人少孤兄咨成淮右時往來居吳城東北  
陔好作詩出警語人咸異之至正間張士誠開府平江承制  
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領諮議參軍事介有文學喜士一時  
名流多出其門啟時年十六或薦於介介見啟詩驚異以爲  
上客啟不屑以妻家周氏在青邱遂徙青邱遊焉號青邱子  
洪武二年用廷臣薦與修元史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命教  
功臣子弟一日召見啟與編修官謝徽並對時已薄暮上御  
闕樓擢啟戶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啟以年少未習金穀且孤

遠不敢驟當重任遂與徽俱辭詔許之賜帑金給牒放還先是啟常以史事爲國子祭酒蒲圻魏觀所知陞辭歸夜宿龍灣夢亡父來書其掌作一魏字云此人慎勿與相見及是觀守蘇啟避匿甫里絕不入城然觀愛顧殷勤數延問郡中政事得失竟棄寐告爲徙居城中夏侯里就焉觀以府治隘弗稱且衛治處其右不欲爲之下卽士誠廢址遷之衛帥密疏於朝遣御史張度混跡畚鍤中廉得其實觀寘極典啟與王彝等俱坐觀黨死以其上梁文有龍盤虎踞語也年三十九啟疏爽雋邁警敏絕人身長七尺有文武才少好權略與張憲杜寅王行宋克僧道衍輩游於書無所不讀尤粹於史其文喜辯擊馳驟上下精采煥發其詩始以唐人爲法極意太

白而出入諸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闢闢變化不拘一體所著有缶鳴鳧藻等集

黃暉蓬軒吳紀云臨川饒參政介之至正末領咨議參軍事於吳慕高季迪才名召之至再強而後往因命題倪雲林竹木圖實試之也且以木綠曲爲韻季迪充口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爲惜酒在樽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其敏捷且歎賞其詩延之因勸之仕季迪笑而不答時年方十六又二年年十八頽而長矣未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蘆鴈圖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翮垂沙闌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翁曰是子求室也卽擇日以女妻焉

勞堪憲章類編稱其論事數中肯綮未見的據

按察使楊公

楊基字孟載其先蜀人大父宦游江左而基生吳中遂家焉  
穎敏絕人九歲能背誦六經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諭鑿試儀  
曹不利會天下亂歸隱於吳之赤山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  
來吳中以詩自豪基嘗於坐上賦鐵笛歌維禎驚喜於俱東  
語所從曰我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學  
也張士誠辟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時左丞  
周伯琦留江南以中朝貴臣尊重無比廳事惟設一席客至  
立談遣之惟基往輒解榻欵語極歡乃罷王師下江南籍錄  
諸僞官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歸尋

起爲滎陽知縣謫居鍾離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  
臣得罪落職六年又起奉使湖廣召還授兵部員外郎出爲  
山西按察副使進按察使被讒奪職供役卒於京基詩穠麗  
纖蔚與高啟張羽徐賁齊名世稱高楊張徐以擬唐四傑云  
所著有眉庵集

按察司僉事陳公

陳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中以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擢河  
南布政司右參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太和山且  
十年宣德初召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復上疏言帝王之學  
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讀書貴乎知要眞德秀大學衍義  
一書聖賢格言古今治亂無所不載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



講說庶知孰爲道德可遵孰爲嗜慾可節孰爲忠賢可親孰爲邪佞可遠孰爲民利可興孰爲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何由而得何由而失疏入或指其語涉譏訕上怒曰彼謂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耶逮繫至京籍其家闔門繫詔獄五年正統初釋之復其官祿以父母瘐死獄中乞追服不允章再上得給假歸葬還朝出按湖廣復發遼王不法事又下獄論死未幾王事覺得解改南京雲南道御史時戶部侍郎吳璽薦主事吳悅悅有過被劾法當連坐而有司私憾璽附致至死悅亦自經祿言刑部大理符同深刻乞各坐以變亂成法罪上從之命著爲令八年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數月移病歸卒年七十五祿風神峻整音吐剛厲中雖少

容然襟懷坦夷褒善薦才持法平恕身屢危而氣彌厲忠誠激發得之天性家居罕所延接獨重處士邢量旦則挾冊就質疑難往往至昏暮乃返然量終歲不一造其廬也人兩賢之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僖敏公

陳鎰字有戒吳縣人父孟王素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降生爲而子以大而門遂生鎰舉永樂壬辰進士擢監察御史歷湖廣山東浙江按察副使宣德乙卯邊務方殷特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備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轉左都御史郝王監國奉命籍王振家會陝旱甚陝人思鎰連章上請乃以太子太保出鎮至則禱於西

嶽得雨人情大悅開倉賑濟全活甚眾在陝十餘年領勅八  
十餘道悉聽以便宜從事鎰亦竭誠殫力知無不爲陝人德  
之家繪其像云旱禱之則雨病禱之則瘳每出民遮道爭昇  
之至擁遏不得前雖禁之弗爲止也初鎰長憲時王文尙爲  
監察御史鎰薦文與副使金濂可大用文遂鼎貴不數載亦  
至右都御史正統景泰間與文更出鎮陝最後文當出風御  
史留已以待郎耿九疇往兩人同在內臺文每陵轍之嘗入  
臺鎰稍後至文輒命堂吏鳴鼓集諸御史受事不少須一日  
文亦後吏請擊鼓鎰曰徐之文至知鎰遲鼓以待自訟曰吾  
在陳公度中矣鎰在陝持法寬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愛之  
如父母及文代之以猛民陽畏而陰怨之年歲游饑邊境騷

然非復昔時氣象矣景泰四年秋年六十三致仕卒贈少保  
謚僖敏

國子博士徐公

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以親老求便地  
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改國子五經博士階迪功郎禎卿神  
清體弱雙瞳燭人少喜摛辭文近齊梁詩沿晚季後見北地  
李夢陽始大悔盡棄其故所業力追古作至忘寢食著交誠  
感暮賦諸篇詞旨沈鬱凌轍曹魏與夢陽及信陽何景明歷  
城邊貢齊名弘正間稱邊何徐李一日閱道書若有所得更  
習養生家言有道士自西南來禎卿與語悅之遂究心長生  
益與世泊正德庚午王守仁至京師素善禎卿禎卿馳與論

攝形化氣之術時湛若水亦在坐語不合去異日復就守仁  
宿謂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守仁笑  
不應禎卿默然久之曰予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  
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  
埃壙之表予其語我守仁曰謂我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  
謂子非予未吾是也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  
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  
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  
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禎卿蹶然起曰命之矣然吾  
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  
也何悸逾月遂不起垂歿整衽端坐以後事託其友翰林徐

縉縉爲之泣禎卿笑曰常事耳氣益微以指畫其子伯虬手  
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卒年三十三蓋學凡三變而  
卒乃有志於道云所著有談藝錄詩賦若干首李東陽稱其  
文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爽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  
蒼古以蓄其辭議擬以一其格悲鳴以泄不平參伍以錯其  
變第守而未化故有蹊徑存焉雖然辭榮而耽寂浮雲富貴  
慷慨俯仰其所造詣莫之究竟矣顧璘稱其上探騷雅下括  
高岑融會折衷文質皆備時謂知言而王世貞以吳中祝允  
明書沈周畫與禎卿詩爲國朝三絕  
應天府通判枝山祝公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爲平

江路總管季子九鼎因家焉祖顥正統乙未進士官山西參政父璣母徐氏武功伯徐有貞女允明生有殊質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歲病瘍寢處有古詩一編因徧和之名隆隆起既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羣籍稗官雜家幽遐鬼瑣之言皆入記覽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或當廣坐詼笑雜選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大譟太僕少卿李應禎最慎與可奇其材以女妻之王子舉於鄉主司先文恪公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然自是連試禮部不第就銓得廣之興寧令興寧地界嶺海民尙譁許淫於禱祠允明至一示以禮暇則蒞學進諸生都

試講授遂一變其俗故多盜竄山谷間時出焚劫爲設方略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無何乞歸築室吳城日華里著述不輟五年卒允明爲人簡易佚蕩不耐拘檢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盪礴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不聞也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構若羲獻眞行懷素狂草尤臻筆妙晚益奇縱恆作老樹交蘿翔鳥鬪獸飛龍騰蛇之狀蓋有得於粵中山水之助云品爲當代第一其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噉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生而枝指自號枝山道人所著有祝子通祝子罪知祝子雜蘇材小纂野記

語怪各若干卷蠶衣浮物金石契各一卷興寧志五卷藏於  
家子續起家進士給事中官布政  
貞山陸公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以來續言之士臻於  
斯極者亦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  
者乃憲孝之際始彬彬焉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  
蹕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廓  
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  
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

右都御史值菴盛公

盛應期字斯徵裔出宋文肅公度由餘杭徙汴再徙蘇之吳  
江後家郡城高祖啟東以名醫爲文廟所眷應期少穎異年

十四補郡學生讀書達旦不寢十九舉鄉試明年癸丑登進  
士歸娶釋褐工部都水司主事蒞濟寧屆約束嚴整中貴往  
來聞風斂戟有挾私貨行者輒沒入之大璫李廣李興家人  
載私鹺數十艘南來聞濟寧主事嚴悉投諸南旺湖中廣興  
固心銜之會太監秦文奏應期阻格薦新船大不敬遂下詔  
獄訊治嚴酷終無撓詞謫爲雲南安寧驛丞久之稍遷祿豐  
知縣祿豐古祿率甸白地烏棘八蠻所居前政往往寇賊視  
之應期首弛逐捕之禁益示恩信民用歸集而盜亦救寧至  
鄰境有盜其民亦縛以獻歷遷長沙府同知管內王府官校  
及衛所餉給多爲奸吏侵牟士卒貧困出怨言將爲亂會應  
期攝府事亟召善算者授以意稽覈其出納數具得利弊所

在著爲令吏不爲奸而郡亦無事去郡日民設位六君子堂  
生祠之辛未遷雲南按察司僉事分巡金滄洱海二道所至  
夷酋慴服景東土知府陶某父子讐殺而讒人實搆其間應  
期與瀾滄兵備晁必登馳入其境縛奸人置之法曉陶以義  
俾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死其妻攝郡多不法子朝鳴尤  
兇悖至謀殺縣令侵奪民田產子女有詔按治咸憚不往應  
期單車馳入其境出鳳不意母子震懼不敢動薄責其黨抵  
罪有差悉歸所奪於民還言鳳氏必爲亂請降其秩爲同知  
設流官制之事格不行後果叛如其言鎮守太監梁裕貪虐  
甚責將校土酋饋獻方物動以千計嘗一釀酒至供米八百  
石應期言於巡按御史張璞每裁抑之又請封閉諸銀礦以

絕亂源礦有歲額裕所利也積不能平遂誣奏璞應期及副  
使晁必登罪俱逮詔獄璞杖死時應期已陞本省副使會乾  
清宮災言者交章救之赦還故官遷河南按察使鎮守太監  
孫清濫受訟牒應期面折之且榜擊其徒兇橫者不少貸丙  
子陞山東右布政使戊寅轉陝西左時鎮守太監廖鸞縱其  
弟鵬姪鎧漁獵民財黠吏席守成與交關假進奉侵盜帑藏  
幾空諸方岳初至者例先謁鎧應期獨不謁而捕守成置之  
法廖怒甚會造上供織罽移檄取直鉅萬辭甚峻應期受檄  
則閉戶發籍稽按得所侵費不貲明日詣廖廖方盛氣以待  
從容出數視之因問所費若此計所造當有贏今皆安在願  
以上聞廖出不意汗浹背不能對跪謝乃已武宗巡幸將至

榆林人情洶洶僉議加賦以備供億應期持不可乃議於正賦內計戶以丁糧爲差出銀米若干聽准明年賦入之數比駕至邊士馬滂集鉅細百需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民不知擾一時扈從諸璫若諸嬖倖氣焰熏灼自鎮巡而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應期既雅負重望而臨事整暇屹然不撓羣小望而畏之竟事無敢以非禮干者右布政李承勛亦在行數日李承勛常自謂一世俊傑今日服矣上亦稱爲好官好官云未幾四川巡撫缺吏部以都御史伍符及應期名上上度次用之蜀去京師萬里夷獠雜居負險易動六番招討高文林及其孫繼恩尤獷悍數攻圍城邑殺掠吏民流民謝文義亦糾彝蠻爲亂先後督師討平之以憂歸世宗改元起撫江

西當逆濠兵亂之後加以饑饉所在寇盜充斥鄱陽湖尤稱淵藪應期廉知漁船爲賊鄉導乃籍羣漁爲伍官稽驗出入又設團保之法以統鄉兵寇至則互援失事則連坐獲賊者各以多寡受賞盜遂逆散以歲禮請折漕米之半有轉運費及免雜調緡錢以萬計而請留賑濟者亦且數萬擇良吏分地賑恤躬自督率賞罰明信所全活甚眾而歲亦比登屬南京大饑首輸米四十七萬石銀二十萬兩時留都缺食諸省轉餉多未至惟江西運舟絡繹而下民賴以濟詔嘉獎焉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時歸善劇賊李文積據挑子圍爲亂至則督率守巡發兵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金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級俘獲男婦四百人思恩土官劉召誘執宣兵

據險叛勢張甚復奉敕調土漢官兵分隸將校授以方略進  
攻邕梅諸寨破之召被創赴火死俘斬千五百餘田州府上  
官岑猛淫虐慘毒屢出兵攻燒州縣詔議討撫孰便應期謂  
猛稔惡逋誅若容養不問勢將益熾乃與巡按御史謝汝儀  
等具陳方略請誅首惡而赦其餘疏下兵部而應期已改工  
部侍郎督易州山廠矣初太監總兵二府多私役士卒應期  
稽按尺籍盡勒歸伍又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徵  
發皆關白乃行於是二府陰使私人讒搆欲去之故有是命  
應期遂引疾致仕丁亥河決徐沛漕渠淤塞甚詔卽拜應期  
爲右都御史治之時尙書李承勛胡世寧議欲於昭陽湖東  
自留城接沙河別開運道而少卿黃綰詹事霍韜亦各陳便

宜詔下應期看詳遂與郎中柯維熊員外王大化山東參議  
劉淑相親往相度延訪父老皆謂地形平行可以就功而淑  
相贊之尤力乃疏言黃河古今未嘗無患而中原平行無洞  
庭彭蠡以爲之匯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  
自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東下潼  
關卽分三大支其二大支俱出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  
入海維時河南郡縣受害爲甚其一大支則經汴城以北東  
行至兗又分二小支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州小浮橋俱  
入運河徑下邳州會匯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併入  
以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是汴河無  
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旁支亦已



涇塞曹單城武諸縣楊家梁靖諸口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  
河橫流昭陽湖東而水半泥沙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  
道三十餘里爲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  
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  
之也改者則改別地而不與之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  
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  
故道不可復此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是之詔以春和  
興役應期已命柯維熊等分治舊河使通漕舟而堅築堤岸  
以障黃河之衝別濬趙皮寨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量地授  
工綜理微密初議以六月爲限甫四月而工且什八九會給  
事中某言改河非計遂詔罷役而應期亦落職閑住

禮部右侍郎金公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家貧年二十二始折節讀書居與陳繼  
隣與繼俱受易俞貞木繼每獎勉之問感勵益肆力於學不  
數歲爲文已追逐前輩名益起永樂初以能薦授司經局正  
字侍東宮甲午上北征還以迎駕稽緩逮繫諸宮僚上曰朕  
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遂與黃淮楊溥等皆下獄三人  
相得甚暇則人持一經互爲講論十年不輟人比之夏侯勝  
黃霸云洪熙初命待詔思善門授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  
得失悉見採納宣德末擢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正統  
間調南京歲餘遷禮部右侍郎卒於官問文行敦茂平生閱  
歷艱危久躋通顯而始終一操士論多之著述雅健精采燿

然書得魏晉筆法星厯之學尤精然未嘗以語人初問與陳繼並爲俞貞木所器重嘗語王汝玉曰二生學問略相似金之名位過陳遠矣後皆以布衣應薦繼爲翰林檢討未幾致仕問享榮名逾數十年卒如其言

翰林檢討怡菴陳公

陳繼字嗣初父汝秩元末避兵自廬山來吳居朱勔故宅宅有林亭軒沼之勝名綠水園日與高啟輩嘯歌釣游其中題詠殆徧張氏時爲參謀頗見信用國初官濟南府經歷坐事死繼生甫十月母吳攜歸蘇家具蕭然惟遺書二萬卷其母守節教繼慈而能嚴甚有家法長從王行俞貞木學遂以古文鳴吳中遠近交聘爲學官以親老辭先是楊文貞公士奇

見繼文喜之會仁廟獎用儒術遂上言繼文學宜在近侍即日驛召至授國子博士明日入謝改五經博士時初開弘文閣延文學之士以備顧問命學士楊溥侍講王璉及繼三人領之宣宗卽位尤留意綜古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召問三楊諸公皆不能對上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在下對曰龍有翼曰應龍上問何出曰見廣雅命取廣雅視之果然上甚悅尋預修兩朝實錄進檢討踰年引疾致仕卒繼爲人端恪其學自經史百氏皆博考深究文章根義理辨體製嚴矩矱不肯草率一時稱爲作者所著有怡花集子寬字孟賢完字孟英皆能文而寬尤長於詩新麗和平頗得唐法吳人至今稱陳五經家云

武功伯天全徐公

徐公諱瑄更諱有貞字元玉吳鳳凰鄉集祥里人也幼質夔傑少長在京師從吳文恪公訥游隱有經世之懷論說每與人各趣文恪謂日子欲仕乎與俱見胡祭酒文穆公儼請授經於是時胡公以事稱病臥上牀伏枕酬人語見公易其屨少試令爲詩篇篇成甚奇峻胡公蹶然起繞牀行呼曰徐生鼎鉉器也留之授業期月已了宣德甲寅中進士詔簡公等績學翰苑紹文帝時故事號庶吉士數視列宿久之上御便殿召見二十八士試其文第一公卽日授翰林院編修館閣名鉅三楊二王之流以文爲公重公自以士爲學以爲世耳文藝餘未惡足限稱我因肆力綜討天官變異地勢夷隄

軍謀陳形河渠陰陽方略咸求通悉古法宜合今用或問公職詞墨諸此類何意事之公曰此孰非吾事一日國家用我以此此可辭未之學耶於時學之當不晚矣宣宗崩與修實錄尋詔修玉牒遷侍講正統之世公謂久治安朔虜必將患中國外攘中堅應先時發計爾爾上疏備言之數千語悉馭虜精算殆無餘落者上嘉納之己巳之變京師戒嚴朝計分遣文臣守要害錫璽書俾行巡按御史事公得河南公視勅言於執政必得便宜行事竟易書以行旣至作鎮於彰德時民間變相率竄匿山谷公馳騎往招之徵發郡縣得民長吏以從令爲好語諭啟民歸意民相報告出山谷旬日還就家井已數萬人共遂糾義旅爲京師聲援至者多太行羣盜公

日閱察寢以孚順公親教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團結不籍其名於是諸頑改習犇躍願爲用居無何虜遜京師解嚴公召還景泰元年爲經筵講官明年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會河決張秋沙灣先遣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築輒壞更七年績用弗成餉路梗絕役卒殘敝朝廷集羣臣論中外隱抱材略諳達水利者遣主河事大臣進公詔遷左僉都御史以往於是運河枯涸舟筏不通公來當冬時水忽大發人驪唱爲神水公檢點役徒語屬吏河事當積歲可辦彼數萬億卒吾弗能用宜解遣休息吾與之期使來又以積勞驟散且撓亂生他虞因量度地里漸遣之乃自乘小舸究河原流踰濟汶沿衛涉沁循大河導濮范還防度地行水前遣卒且

依期來乃上疏言平水土策在知天時地理人事天時既經地理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道不可逆以湮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所爲難臣循覈河理自擁而豫出險固之夷斥勢已濫肆又由豫以充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大洪口者當厥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以泄隄以潰渠以淤潦則溢旱則涸此漕轉所爲阻者然欲驟而望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涇汜臣今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繼爲方以時節宣俾其後亡溢涸之患法必爲是當可有成詔惟公自用乃作壩埽牯渠隨宜先後之牯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踰百里至於大濬之

潭越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勢隨  
平命渠曰廣濟牖曰通源渠有分合牖有上下凡河流傍出  
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表皆萬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  
出濟漕河之涸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槌以水門繚以虹  
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  
尺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性亦平  
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牖於龍灣魏灣入積水過丈則放  
泄之都通古河以入於海又以金水子母之義沈玄金爲物  
像幾萬斤鎮定焉及三年而功成始治者有發京軍疏河之  
議公奏蠲濱河民馬牧庸調專役河防省兵費紓民力方工  
時或沮於上以工人部聚眾挾兵勞苦將有他變上下其言

於公公條布釋上疑上悟不問前後勞論數四委倚不移凡  
水工之就皆以上專信力也國家到於今賴之公歸擢左副  
都御史七年景皇帝大漸天位未定廷謨乖異公意在復辟  
顧未得可共事撫機以遲會都督張輓張軌武清侯石亨太  
監曹吉祥等咸抱此懷而武人昧經權不識故事扣之許學  
士彬許曰社稷之功也然而彬耄矣經濟材略莫如徐元玉  
卿其圖焉亨素目善公意遂決天順元年正月己卯夜亨軌  
就公第微布大意公曰太上皇昔者出狩赤子之故非游畋  
也今天下無離心如能奉以復辟此天人同符也古人固有  
之遂互陳籌畫或曰公云特不知南宮曉此意那亨軌云兩  
日前有達者公言是則伺得審報乃可發議  
然傳聞未亨軌去二日辛巳夜復造公請計或曰後二日夜  
委然否亨軌來言報得

矣乃公升屋覽步乾文亟下拊亨軌時在今夕不可失因復  
請計切切密語定規算不知所云如何微聞亨軌小語今虜騎薄  
都城奈何公言適可乘此聲以備非常內兵內中亨軌唯唯  
或曰公急呼家人割雞憑血亨軌倉皇出公焚香祝天訣家  
酒中亨軌敬之未委然否人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吾行矣歸邪人不歸鬼  
矣取鐵杖運習少之獨去與亨軌軌吉祥及鴻臚卿楊公善  
會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門納兵或曰近三千人直官衛士驚愕不知  
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吶喊震響遠近兵入盡公命復  
鎖諸門取鑰匿水竇中并亨等無令知兵行天色沈晦亨等  
惶惑公大呼鼓進之日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門鐵鎖牢  
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然開門聲或曰公命取巨木架縣之舉擊門寢令勇士踰墻入

與外兵合門啟城中黯然而無燈火亨等入太上燭下獨出亨  
毀墻乃壞等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公命兵士舉輿來或曰士驚顛莫能舉公自挽之  
前遂掖太上登輿及皇后偕行或曰公自挽太上上輿忽天光昭朗月  
星爛然太上顧公曰卿為誰公對都御史臣徐有貞太上既  
出遂升奉天殿或曰行時太上命公密趨屬車至殿上公猶在車前失退武士因擊公一椎太上叱止之  
太上升座或曰辰座在殿隅久之辨色或曰太上顧公曰此卿矣蓋上前在經筵時識公公未遷官與更名故至是始知之鼓鐘鳴羣臣入惶惑不審及  
殿下始知為上咸驚且喜羣情謐然即日陞公翰林院學士  
掌文淵閣事景皇帝聞鐘聲問左右誰邪或曰問左右對  
太上皇景帝曰哥哥好好癸未陞公兵部尙書二月失陞桂  
國三月癸酉封為武功伯錫鐵券文曰朕惟褒有功顯有德

國家之令典天下之大經也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  
皇猷自古爲難於斯乃得眷惟文武之全才宜典鈞樞之重  
任咨爾兵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徐有貞才堪華國道足經  
邦資弘毅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蚤擢賢科首登制舉  
簡自先朝貽於朕用史館秉春秋之筆經筵陳仁義之言作  
鎮北州已展勤王之偉略治水東郡復成績禹之神功由是  
敘長憲臺總司風紀迺者姦臣謀變社稷幾危賴爾忠誠以  
定大策遂能擁戴朕躬光復天位乃自中丞之職進兼司馬  
之權采展論思升華密省謨猷具善啟沃良多夫旣屬以心  
腹而任之股肱是宜酬其勳勞而胙之茅土爰錫西周之世  
封用承東海之宗佑茲特封爾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  
襲指揮使仍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外其餘雜犯死罪本身免  
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仍命爾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  
閣事於戲中外宣力朕惟用爾以功左右納忠爾惟輔朕以  
德居黃閣而兼典戎機信乃禁中之頗牧直紫宸而彌綸國  
體允惟王室之甫申尙匹休於前人用馳榮於來裔永崇世  
祿光我命封欽哉復授誥命文同秀語并封三代皆如爵又  
賜章服玉帶一日數節使命絡繹於道上往往仄席仞伺或  
不時赴使還以修容對上亦不還宮申召再三必致見之見  
輒欣俞慰勞恩密如家人父子錫賚蕃庶恒若不及公感遇  
奮激自爲魚水投結將躬躬獨任國家坐致堯舜條建剴切

無復顧慮言無弗內施行若流一時威權震赫百僚畏忌而  
同功曹石等始媚惡之初朝廷批旨皆出閣臣調進旨稿留  
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收簿秘內公告上如故事  
還簿於閣宦者權寢衰銜公曹石等有所私謁公多不從陳  
請恩異每復諫止節縮遂皆同情銜恚或曰一日上面公顧  
歷紗與徐有貞歷紗者謂細窄玉帶也左右去上偶入監作條  
方造一帶完上問將賜誰左右對曹欽上言且將來與徐有  
貞徐有貞窮秀才無錢買曹欽可再作與之欽聞會御史楊  
謂上業已賜奴乃更奪與邪不勝怨與諸人銜之  
瑄劾亨吉祥侵奪民田諸事中批宥亨吉祥又謂瑄敢言俾  
吏部記其名亨吉祥言此出徐筆記瑄何意意當不在我曹  
乎且瑄之劾亦徐指耳繇是憾益深或曰曹欽入哭詠皇太  
太后姑然窺上意不能譖愬以諸闈同嗾因使巧謗公數為  
慰遣之

險詞觸上上殊不為動上多屏人與公語闈人令小豎伏展  
守後屬耳或得竊聞之乃告上上某日有某事某語云云上  
寧有之乎上問何自知之左右對此有貞宣諸人上大驚我  
此語獨語有貞一人當真是其發耶左右言寧獨是上前後  
語有貞有貞無不揚播之上自是疑公寢事形迹回思鄉日  
逆心語眷轉衰亨吉祥等輩乃益納隙進讒類合上疑忌旨  
久之上愈益惡之夏六月亨吉祥因竊造封事危語誹毀朝  
政假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時秉彝已去國法司逮至訊之  
不勝苦毒而死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馬士權等  
為此而假托以滅迹耳遂捕公及家屬并士權等下獄訊之  
之上雖怒猶念公第貶為廣東左參政纔出國門亨吉祥等



告變激上上令復追公下詔獄比入禁中適有風變或曰公至內已  
晚因繫宿直房下明日方欲入忽天地暝暗烈風大作後宰  
門關折承捕千戶爲風吹旋仆地起則懷中揭帖失去莫知  
所之因更至殿庭未見上曹欽等從中躍出蓋將遂死公上  
顧見急召指揮門達口授數語達趨下呼從士曰帶徐有  
貞入衙門我還自問之蓋受上寬恤旨已乃引公與偕出就  
門下痛杖數十引去未審何門復痛杖與家人士權等悉受苛考  
楚酷極甚皆瀕死數四終無驗狀士權尤被虐因曰今欲吾  
等何所承邪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同謀先爲此  
以惑朝廷耳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皇帝爲堯舜之君  
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如是半月獄卒不成適承  
天門災上大感悟宥出公以前券誥出公自撰有續禹之語

禹爲帝皇而云續有不臣意或曰又以公之封上令自擇邑而武功賈曹操始封後操傾篡漢室公出此亦應有異懷無人臣禮舉此爲罪安置金齒爲民公受詔怡然就  
道至滇南寓處僧廬陋室中屏絕世念惟綜玩易理嘗語人  
吾平生之學獨於易有深得云時有奏金齒守臣胡某不法  
事迎權臣意辭連公上不問後數思公輒欲召數爲李相賢  
沮之居三年上益念之特詔使還田里或曰其終又決欲召勅具未及下屬上不豫以及崩公家居卻掃罕見顏面自稱天全居士先皇帝卽  
位詔賜章服閒居成化壬辰七月癸丑以疾卒年六十六公  
質幹短小精悍目光爛爛射物音聲清越若金石好談辨今  
古無窮辭自視皦然遇鄙夫粗人蔑棄弗少留矚以爲彼自  
不當吾意吾自任吾意不能強合曲附也故方顯遽斥賞不

塞罰而仕流莫歸公譽更生讐毀晚歲放迹湖山縱情煙霞  
之賞妓樂歌嘯風趣超逸輝照巖谷望之若真仙下游古賢  
復出然念念朝廷恆懷隱憂平生意氣所寄負存物外探秘  
剔幽莫非奇致嘗買地包山之岨有冲昇之想焉公嘗帥徒  
人林屋洞  
秉炬竹至隔凡穴性喜夜燒鐙與客坐語徹曙無勸狀或孤  
口欲進未能乃返  
步遐逝若有遇奇流至人下視污濁糠粃如浼耳仕迹所至  
尤多建明在彰德問父老得岳武穆飛先墓於湯陰爲設祀  
作義旅氣又請建廟祀飛治河時行視鄒魯間奏復前元賜  
顏孟二氏田沒於官者更益之悉畀二嗣人供祀其學自經  
傳子史稗虞百氏天文地理咄竺醫藥星祿風鳥異術無所  
不通文章雄偉奇麗一代宗匠詩騷豪逸效李翰林書法適

駿得率更南宮風骨所著詞賦詩歌封疏雜文通若干卷別  
有史斷

續震澤紀聞終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郢事紀略

郢變總論

洞庭山樵王禹聲編

大都郢中之變五月十五日以救縣官故雖揭竿五日而市肆無擾六月十七日則以備監密謀洩自司房楊春節且聞錦衣將至急於救死勢頗張皇而羣小煽亂凡不快於縣官不快於備監者匿名反間無所不至蓋卽李二生薛長兒之黨所爲耳十九以後謁告重明門則羣譁稍寂而稅監參疏姓名復傳於俞三之口於是急索本稿不得於鍾祥縣則譁於縣不得於蘭榮則譁於蘭榮家不旋踵而武弁操戈戕殺士類城門投甲斷絕往來於是鳥驚魚散鼠伏狼奔父母不

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而禍斯烈矣故曰士民之變小武弁之變大若曰殺縣官則先救之而後殺之非人情也若曰造兵器則叛已行而兵未造毋乃晚乎羅織鍛煉之意必僉誦法孔子者皆血污粉榆之社身膏湯沐之鄉而後快也噫亦忍矣哉

初變揭院道

稅監一到石碑鎮卽拿居民侯天爵非刑拷打逼招大冶縣金隨拿侯天明等七名次日入承天有報宋玉墓在劉參將家者卽欲發掘行提劉參將未獲次日發舟甫十里行鍾祥縣拿富民李欽欽居介鍾荆之間家僮千人又擁莊佃千人自固該縣恐致激變拘提稍遲稅監自出兵差官督之至十

三日舟泊金花灘將居民毛庭柏一家男婦十二口夾打無算逼招龍王洲產金該縣歲收稅金四百兩差呂元王柏泉徑提縣官職諭令勿往而本官挺身直前小舟行至中途如虎如狼者數十輩擁去卽今勒要見面事在呼吸所過搶掠牛馬奸淫婦女甚有一室女白晝八人輪奸立死生員李新二夾棍打二百扛垂死今又拿生員鄧卿周汝梅周汝楫去訖皆本縣巨惡奸民李二生薛長兒唆之二生向被縣官重刑問罪以此報復其呂元卽李二生親自執牌行提以明得意尤可痛恨鄉村小民皆封戶逃縣城內士民洶洶朝不保夕伏乞台臺移書稅監責其擾害明諭士民開其生路奏聞闕下罷立金廠職備員守郡旣不能先事而弭其變又不能

臨事而摧其鋒伏乞併賜參斥  
再變揭院道  
廿三日府城兵變事起倉猝理應亟報而城內外斷絕往來  
未知詳細至廿五日晚始見生員數人陸續至者又數人皆  
微服號泣始知前日搶掠之慘始知生員吳朝禧被毆將死  
卽欲委官驗傷而門兵攔截無敢往者職親詣城外果園地  
方看驗本生左顙左耳各被一鎗左臂大幾如股據稱身有  
傷孔而左半身血污狼藉不可辨認隨往元佑宮見欄杆打  
碎縱橫書籍扯毀成堆高至三尺餘焚燒衣巾棄灰徧地祝  
聖之所變爲瓦礫之場於灰燼中拾得儒巾二塊襖衫一片  
慘不可言皆因士民索本稿於司房藺榮而藺榮遂令杜守

備爲此於時旗校爲首者劉用光段家武宗孔教高月張德  
等指揮周之屏從世傑胡效忠朱朝卿千戶秦上解應宗等  
標兵王和尚劉志道蔡生兒胡受二等內千戶張友顏見剽  
掠太甚勸令且止卽被旗校扯毀衣冠摔令下馬鐵繩牽走  
次日卽守把各門斷絕出入門軍吳公玉等公行搶掠擅調  
官軍不知有朝廷沿街晝劫不知有陵寢攔路把截不知有  
官民遂有父棄其子夫棄其妻黑夜潛逃不知去向卽府學  
生員取送府考者九十名內逃散三十一名其未經取送生  
員庶民商旅人等不記其數今又誣執匿名文帖嫁禍縣官  
以文藺榮之過當此之時但有中官武弁不知二聖先師民  
變猶出畏死兵變止爲藺榮干係地方辱及學校

招諭諸生

本府考試府學遺才生員八十五名內不到三十一名多係  
慌懼逃亡本府忝司提調致諸生流離顛沛死不償責合行  
招諭三年大比諸生辛勤非一日舍遺才一路何階進取示  
仰該學及諸生父兄人等即日遣人撫慰回學肄業候示補  
考保無他虞如併父兄俱逃者親識人等作速傳諭得失諸  
生有命存亡本府關心無久逃亡負本府懸懸至意  
時諸生耆老讀至得失諸生有命存亡本府關心二句無不  
簌簌淚下今之左袒闖茂者有謂吳朝禧傷重垂死會審之  
日何不到官請驗不知是日闖茂每牌一面押生員一名前  
後遮擁校丁百餘名呵聲雷動鎗棍如麻卽有超距健夫亦

不能插翅飛入況垂死病生既不奉牌喚審何從得入乎且  
廿五日自城外果園擡至守道公署復自守道公署擡回城  
外果園道途遼遠萬目難掩府衛縣官具在解千戶親筆供  
狀見在何可掩也又謂士民未嘗逃散則府學遺才取送入  
十餘名不到者三十一名其未經取送諸生與滿城男婦從  
可類推至有謂李新未曾受刑者直可發一咲耳

招諭百姓

照得府城爲陵寢重地凡有執持兵器抄擄平民震驚二聖  
罪在不赦爾士民痛念官長拘提生儒夾打小民塗炭義激  
於衷害隨於後求生無路號天無門以致激變良非得已但  
士守禮義乃爲良士民守法紀乃爲良民連日以來號召地

保聚集萬人屯結不散禁諭不止意欲何爲道府目擊荼毒之實或能以情相體上司遠聞鼓譟之名必且以法相繩若更構術中之禍其禍反深倘忽生意外之災其災更慘本府申飭不啻再三如再執迷不悟是知有身家不知有法度既干法度喪身亡家隨之定行申呈院道擒治首惡決不輕貸無貽後悔故示

明倫堂示

此堂風教所關朝廷首善之地敢有兇惡軍徒口稱差遣指斥先師陵轍儒官毆辱生員許卽擒拿赴府以憑轉解院道究遣不恕

復陳稅監書

三復尊諭蓋以郢中羣譁爲不佞罪也罪誠有之不言則門下不察其罪滋重請畢其說當軍民羣譁時不期而會者數千人於數千人中而欲保全此十人者爲力良不易也次早卽撥兵護送而貴差諸人見人情洵洵欲求萬全堅不肯出遂遲留於此今李參隨先往矣試問之應知此言非謬也驛傳以通往來誰能斷絕殺人於野攫金於市異乎所聞或者左右不審而誤傳門下不察而誤聽也幸再訪之愚民無知急之則畏威寬之則懷德懷德則無所不服畏威則無所不至門下儻不咎其既往寬宥其將來則此喧譟之民孰非感德之民乎若不佞忝爲地主欲加之罪其又何辭

復杜備監書

不佞奉職無狀致士民驚惶無所逃死昨奉台教所云殺縣官造兵器出自乍聞不勝驚愕門下亦知士民激變所由起乎起於救縣官耳以救縣官起之以殺縣官終之寧有此理四五日間屯聚不散以求免死其計甚愚不持寸鐵萬眾皆見焉可誣也帖曰匿名無論不佞未見即使有之門下以為出於士乎出於民乎不過奸徒簧鼓欲令上下自相猜疑自相攻擊耳門下高明遠覽當已燭照之矣士風澆競漸不可長豈惟門下所惡亦不佞所深嫉也惟是近日聚譁起於畏死今則妻孥離散矣房舍蕩析矣吳朝禧且被二創垂死矣門下仁風實政漸被有年寧忍一旦見此等事耶陵寢重地法紀森嚴不佞益嘗諄諄為士民言之歷歷為士民示之紙

墨見存可覆案也明倫一示正謂此堂為先師所垂教則指斥之不可為儒官所講授則陵轍之不可為諸生所肄習則毆辱之不可以門下崇儒重道方期共申此禁不虞更以為挑釁也若以為挑釁則原牌具在月日具在試查釁自何日起乎釁自何人起乎不佞愚蒙不識忌諱門下罪不佞不佞無所逃死但士民被德有年更期宥其既往之愆賜以更生之路則鼓譟之變自不佞貽之自門下消之即蒙罪而去猶誦義無窮矣豈惟闔郡生靈之感哉容九頓以謝

地方異變揭

職守土無狀兩月之間郡城三變無所逃死初變於五月十五日則以稅監牌提縣令夾打生員故再變於六月十七日



則以稅監參疏漸傳備監陰謀盡露故三變於六月廿二日則司房蘭榮等主兵矣武弁周之屏等操戈矣明倫之堂矛戟如林矣祝釐之地鞠爲戰場矣被傷生員四十餘人矣且刀傷其耳鎗戳其顛矣拆墻發屋矣鈔家劫舍矣把守城門不容出入矣妻離子散十室九逃矣承天之禍於斯爲烈矣夫激變云者由激乃有變今厚誅其變者而曲諱其激者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一者也交驩工監置酒蓮池夜分方散鄉民隨之乃以城門不開罪謝世爵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二也以不持寸鐵乞靈聖者爲倡亂而以刀割生耳鎗傷生顛者爲靖亂甚至歸罪於初變再變者而歸功於三變者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三也稅監牌提縣令置之不問而

反誣士民殺縣令稅監夾打生員若罔聞知而反代稅監殺生員此何以故其不可解者四也逮繫諸生道府不查訪督學不除名撫按不行提原奏不開坐而一闔隸喉之眾武弁捕之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五也生員承天府之生員百姓鍾祥縣之百姓今不捕諸府不捕諸縣而捕諸闔不獄之府不獄之縣而獄之衛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六也地保報結取諸七月十六日士民激變事在六月十七日嚴刑厚利倒提年月該監既有府縣獨無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七也刑拷地保責取諸生鼓譟反狀而出自司房王南臯之筆暗藏兵器欲證生員沈希孟叛謀而取自伊鄰劉司房之家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八也吳冕奏爭官田而貽禍其

子朝禧吳朝禧鎗刃交加而猶波及其友王應麟仇國彥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九也老成如范宗周力止羣譁竟以伊父舊恨而被收新進如唐登三秦侗遽稱學霸實以司房新怨而併逮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十也他若魏贊元之閉戶讀書王培之絕跡戶外陸道通之畏懦避事張奕業之被人妄扳季立極王尙德之從無干涉皆因睚眦盡入網羅伏乞俯念士民激變有因闡豎稱兵無上告諸二聖告諸先師首正其震驚陵寢之罪次正其毀罵學官之罪次正其擅調官軍之罪次正其戕殺吳朝禧等之罪併正職守土無狀之罪如謂變有主使則守道旬宣秉憲士民尊卑懸絕縣令身且被逮遑恤其他職當坐之如謂不能調停則守道位參

方岳體難屈已闡豎縣令調停致怨豈得復蹈覆車職亦當坐之生固終焉一壑死亦含笑九原

直陳激變始末揭

郡城之初變也稅監激之也其再變也備監激之也蓋稅監毒痛皆由本地奸民之撥置而奸民投充皆由備監諸闖之薦引聲勢相倚久矣五月初六日稅監甫到石牌即聽奸民李二生薛長兒等鷹爪平民侯天民等七名非刑拷打逼招大治縣基金三千三百兩勾攝所至鈔圍民舍擄劫資財姦淫婦女至用銅鉤鉤平人肉銅搜搜婦人乳于是曾元玉文臣各認銀一千兩汪守南三百兩李磐石之子生員李新代父就逮亦被二夾棍二百扛亦認一千兩二生長兒王柏泉

各得銀二百兩舟過承天十三日泊荆花灘又聽二生等設立金廠著令該縣拘拏金戶金牀金盆等什物居民毛廷柏一家十二口同時鈔禁廷柏用鐵尺打其一臂長男毛鏞掛上刁竿下臨湘江百尺一墜卽死次男毛鎖毛三各夾打一套次婦許氏輪姦幾死逼獻家財四千兩用五百金賄沈事問始減一千兩頃之則報生員鄧卿被刑矣頃之則報生員李科被訊矣頃之則報生員周汝梅周汝楫被圍矣至十四日又差孫國棟李元王柏泉牌提鍾祥鄒知縣以去矣蓋李二生薛長兒皆石牌鎮人素與毛廷柏侯天民等有舊怨李二生以奸盜事發爲鄒知縣盡法重治改名李元投入稅監至是執牌守堤以鳴得意窘辱百端傳聞切齒於是眾心憤

憤咸欲食二生之內百姓惶惶莫敢必縣官之命於十五日早哭訴道府往赴其難適該監又差陳文經等九人前來府城訪拿大戶本日午時士民登卽擒拿送府搜出訪單開富戶五十餘家劉參將亦在其內連人送府本府恐被毆打拘留空房稟明守道議撥兵押解回監而稅監行牌指稱搶失稅銀五千兩適是日孫國棟亦自荆花灘入城倒死長街又來詰問死狀於是士民咸知必死欲甘心九人者十八日夜備監置酒城外蓮花池請督工監夜深始歸城外居民隨之入城鳴鑼吶喊府縣親行曉諭久之方散次日遂揭竿岳王廟又次日揭竿報恩寺兩道遣趙糧廳諭以紀法不可妄干奸徒必有處置適兩院牌諭亦至遂各解散而備監之疏上

矣蓋稅監之惡著屢行瀆奏公論不容備監之隱隱代爲中傷奸計乃售其心甚毒其機甚險其謀甚密然自司房楊春楫回自稅監而人言籍籍皆知稅監參疏出自守備司房蘭榮之筆矣郢中士民自守備王楨革回積與備監爲讐人人自危而備監又對丁留守言錦衣將至於是六月十七十八日又復激變號召部署聚集頗眾職與本道多方撫諭稍戢相期哭訴重明門乞靈二聖十九以後羣譁寂矣禍自廿二夜獲得稅監養馬人俞三招稱稅監疏內士民姓名且稱稿在鍾祥縣諸生羣擁入縣急要本稿久之不得亦久之不散該縣無奈應以稿在蘭榮家則又羣擁至蘭榮家而膚受之愬入矣守備之怒從此激矣於是立遣承天衛官胡效忠周

之屏秦上等統領旗校官軍數千人執持兵杖凡與備府有怨者痛毆搶劫沈希孟鄧楚龍孫麟朱珍唐登三家財席卷房舍一空擁入明倫堂大肆辱罵迨夜生員吳朝禧仇國彥王應麟已宿元佑宮旗校劉用光鄭之賢黃校尉等標兵鄭汝光黃伯俊黃賽哥鄭生兒岩哥子等將朝禧擒綁打傷頭頂刀割左耳鎗戳臍膊兩手用棗木棍打傷頂門徧身青腫倒死在地鐵繩鎖項拖出宮外次早則戈戟森然綦布星列斷絕城內外往來至廿四日午後始有數生衣衫藍縷泣訴吳朝禧將死職親往驗的卽報守道廿五日會同各官將本生臥擡到道令行兇衛官親驗本生自頭至膊徧有鎗棍血傷左耳刀割血凝滿面頂門上破一孔左膊青腫粗大氣息

奄奄垂死取有重傷筆蹟見在於是發憤欲窮究之而備監  
參疏下矣一時武弁意氣揚揚擒捕沈希孟等一十四名稱  
係逆惡渠魁牢固監候纍纍就繫俱入黑獄食無半瓶之供  
臥無寸草之籍金鐵扭械晝夜不離飲食溷溷共在一處摺  
撫匿名文帖坐以殺縣官不知殺縣官者卽此囚繫之諸生  
坐以造兵器不知操兵器者實係坑儒之武弁今又嚴刑重  
利脅屠戶劉桂鐵匠李榮等欲證諸生謀叛之罪將謂天可  
欺乎伏乞台臺俯察軍衛原轄守巡士民原隸府縣今調遣  
軍兵本道不與聞拘囚士類府縣不與知况所拘囚者並非  
原奏有名之人所參奏者並非當日首禍之輩一人遁逃禍  
及九族親鄰驚散十室九空尙可謂有天於上有地於下乎

設使武弁可以稱兵戈矛可以靖亂則士民譟於十七日而  
衛兵胡乃調於廿二日胡不調於未犯蘭榮之前而調於既  
犯蘭榮之後必欲罪士民以謝稅監亦當罪蘭榮以謝士民  
若沈希孟等加以鼓譟之法則周之屏等豈得寬其擅興之  
誅力扶公道辨釋無辜地方幸甚陵寢幸甚

二揭旣達於京師一時部院臺省諸公交章罪狀惡瑄且  
爲士民訟寃於是闡茂銜先君入骨矣解綬之後特疏參  
論坐以主使賴天子明聖直寢其奏不然先君且踵華司  
理之武已

致諸生書

長男永熙謹識

向日盟言在耳諸生有事願以官保之必有性命之憂願以

身代之不意今日厄難更出慮表未經題奏未會撫按而擅  
自拘拿無罪之人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矣吾友義氣素重況  
有世讐被嫉必深然彼蒼肯容之乎兩臺若臨必當力爲申  
雪卽不能釋放無有久陷黑獄之理但不知當道之意何如  
耳向者之言有如皦日必不相負也請少自寬俟之

再致諸生

王吏來得手書知士民幸爾無恙此實出自天祐將來申雪  
會當有時但不可旦夕冀耳幸致意安心俟之冬初吏陳江  
賓來曾具二十四金爲諸生彙饋費萬道尊亦有所贈俱范  
僕春致之曾到否人便附此爲候劉寶老矣幸垂念稍濟之  
若有寬宥消息幸附數言見慰是望

丙午又致諸生書

諸君訟繫六載於今始見天日出九死而得一生乍接手札  
不覺喜極而悲悲而繼之以泣也憶昔遘難蓋嘗指天誓日  
生死共之諸君北轅無日不負獨免之愧今日始覺快然獨  
惜二三子客死獄底不霑曠蕩遂抱終古之恨耳梁撫臺拘  
提首禍參隨稱兵武弁良爲斯文吐氣而天不祐善又值此  
變科場在卽使諸君不得結局入試爲之奈何願堅忍心性  
以需大任久屈必伸理之常也聞李太尊力持風裁豎奴武  
弁不寒而栗足爲諸君長城矣闔茂兇狡異常諸君幸脫虎  
口尙近虎穴陰毒之謀豈忘鉅鹿戒之慎之會勘事完類題  
疏上乃可安枕而臥耳叨在患難之交敢布腹心諸所未盡

來人自能口之  
諸生誣陷緣由

一生員沈希孟 本生於萬曆二十六年因校丁黃加猷多派堤夫不開優免上門詈罵虎惡掌班司房蘭榮蕭翼等撥置守備將希孟佃戶非刑拷打希孟思得蘭榮原係及門弟子今忘恩失義反相戕害屢次辱罵成讐希孟後將總小甲告道批府卷證

一生員黎衍祚 本生於萬曆二十七年與淫惡司房張季揚同在樂婦王桃兒家飲酒醉後相噴衍祚面搗其過說士民欲食爾肉我必呈揭守備衙門季揚賠禮成讐  
一生員王應麟 本生於萬曆二十七年因校丁馬大成占

田爭訟又不幸與司房陳善言爲鄰噴彼強占樂婦張應兒爲妻往來不通拒絕太甚且忿蘭榮蕭翼扛擡骨花大轎撞張銀頂深傘通衢叱罵遂爾爲讐

一生員魏贊元 本生中備卷二次頗矜名義虎惡蘭榮榮等欲招爲門館不從峻皇莊管事內官辱之又因佃種官田託司房楊春楫卽名索禮未得不允卽名本生上門詈罵且搗你何爲強占楊光澤妻又奸光澤妾劉氏玉蘭遂致成讐  
一生員范宗周 本生青年向學捐貲八十兩修理黌宮各道旌獎數次只因性氣剛毅疾惡若讐司房楊春楫曾貲本生銀五十兩展轉挪移恃強不還遣家丁逼取奏爲修學之費相罵成讐

一生員唐登三係守備府籍貫 本生於萬曆二十六年承祖籍充太府司房蘭榮蕭翼張季揚楊春楫等索銀三百兩瓜分無倚蘭榮蕭翼等妒忌撥置革出登三發憤讀書於二十八年春進學因思前銀俱係借貸本身被革且受凌辱逼取各惡所得賍銀讐恨到今

一生員張奕業 本生於萬曆二十七年往吉祥寺肄業於地名藕塘坡遇司房韓之寶乘馬張蓋喝道排擊奕業大怒揪嚷成讐

一生員季立極 本生與張奕業同遇韓之寶於藕塘坡乘馬張蓋喝道無禮彼此揪嚷且拔去之寶阜靴遂成讐隙

一生員張五美 本生於萬曆二十六年清明拜掃遇司房

夏相張蓋乘馬直撞無禮本生詈罵且欲具告守備衙門相知情虧復約可證

一生員陸道通 本生於萬曆二十五年用價二百兩典民曹七瓦房一所蘭榮添價四百八十兩奪買本生堅執不允且發言辱罵遂爾成讐

一生員仇國彥 本生父兄開鋪生理蘭榮榮等需索不遂又不幸與娼婦馬大兒爲鄰司房夏相楊春楫蘭榮劉用光宗孔教晝夜宣淫本生屢次罵之成讐

一生員王尙德係太府籍貫 本生熟知蘭榮蕭翼陳善言張季揚楊春楫陰謀祕計捏寫本章屢次勸阻聲色大露且屢次漏洩遂爾成讐



一生員王培 本生與司房蘭榮黃加猷相鬧數次且揭榮  
姦占劉鄉宦兒婦魏氏遂爾成讐  
一生員秦侗 本生與唐登三三十八年春同案進學義結  
金蘭登三索取蘭榮等前贓本生與焉遂爾成讐

一生員... 本生與... 遂爾成讐  
一生員... 本生與... 遂爾成讐  
一生員... 本生與... 遂爾成讐  
一生員... 本生與... 遂爾成讐  
一生員... 本生與... 遂爾成讐  
一生員... 本生與... 遂爾成讐  
一生員... 本生與... 遂爾成讐  
一生員... 本生與... 遂爾成讐  
一生員... 本生與... 遂爾成讐  
一生員... 本生與... 遂爾成讐

附錄

合肥萬振孫輯

承天士民激變緣由

郢城激變於稅監幸仗威庇安戢矣不意稅監奏逮諸生九  
人皆有宿怨於太府供事人役者疑其中傷由之又聞備監  
面語丁留守錦衣將至之言愈增惶懼必欲索其疏草於司  
房蘭榮之家蘭氏庸懇備監遂以諸生焚香哀告二聖之情  
坐以鼓譟倡亂而實非也又據羣小反間匿名諸帖曰殺縣  
官曰殺欽使再坐以叛逆而又非也今縣官安在乎欽使安  
在乎匿名文書可受在理乎先是備監見諸生焚香昭告頗  
亦動心出諭云祖宗二百餘年精神命脈培養之艱不忍一

朝挫辱似此過生疑畏是無事而反啟事端也各宜寧家靜聽等語守道讀之歎服卽以面語諸生諸生不信又經節次出示惕以利害禍福必欲窮索乃已此其任情狂逞罪曷可辭然本其一念鳴冤慮禍又曷可深罪也顧諸生之信備監不切於畏死求生而備監之信守道不深於司房書辦二十日諸生辰集藺榮之家備監已下調兵之檄至午徑自捧出勅印發令字旗坐監府遣承天衛官兵及三奉祠所校丁數百人分屯營陣於元佑宮太山廟岳王廟等處晝則戈戟森然夜則鳴金徹曉逢遇生儒卽行鬪殺或折毀其房屋或褫奪其衣巾或毆傷其肢體守道聞之貽備監書曰諸生意在畏死求生情固可原徐以理論久當自定當時勢擾攘之

秋人情驚怖之日惟當一以安撫爲主其他曲直事情姑待從容分別事干人眾不可以威劫也昨晚聞軍校惡聲及於明倫之堂則鼓譟始於稅監今乃起於邦域若二聖陵廟何備監大不然其言答書云諸生聞有錦衣將至自干法典宜當靜聽而造兵器殺官長又可以解其罪乎尙可以情原乎今不以安百姓勉不佞故以威劫妬之卮言相恐似非赤衷流出可歎可歎云云至廿四日晚府縣儒學各官稟稱生員被兵毆傷者甚眾獨吳朝禧刀割左耳鎗戳左膊棍打頂心氣息奄奄垂絕王知府親詣其家驗實守道不勝惻然備監知事體決裂于二十五日早移手本守道守道謂其必及兵傷吳朝禧之事將歸罪周之屏等官也及開緘一字不及吳

附錄  
朝禧而其略曰爲生員聚眾倡亂人心洶洶騷擾地方震驚  
陵廟希速嚴究首惡以解脅從以安重地事內稱生員聲言  
買鐵置造兵器務將鍾祥知縣及錦衣欽使殺死等語捏作  
匿名文榜擇期舉事叛逆之狀殆難盡述又云其間學霸王  
員莫遂叛心故乃架禍本監衙役假云稅監所參皆出主使  
將陵殿供事員役之家每於黑夜持鎗把火圍屋搜搶供事  
人員咸思逃竄必須指名參題方可寧息合用手本煩爲速  
賜裁示以憑施行等因夫不憫垂死之諸生不究橫行之兵  
校而惓惓念及供事員役且將指諸生名而參奏之諸生一  
以鼓譟參於稅監再誣以亂逆參於備監而宮牆無噍類矣  
悲夫是日兩衛官赴道作揖亦復通同蒙蔽不報守道呼周

之屏胡効忠朱朝卿從世傑解應宗等出班問曰生員吳朝  
禧受傷垂死何以不報仍復彼此相推及扛抬吳朝禧到道  
令各官公同驗傷明白當據吳朝禧口稱下手是劉用光鄭  
之賢黃校尉等傷耳用刀傷手與肱膊用鎗頂上一孔用棗  
棍指揮朱朝卿從世傑千戶解應宗徐應魁等在傍俱不勸  
解又據周之屏口報標兵有鄭汝先黃伯俊黃贊哥鄭生兒  
岩哥仔等二十名在彼立營又據朱朝卿從世傑解應宗徐  
應魁各稱本月二十日奉太府杜老爺差委不敢有違吳秀  
才所供句句是的卽令解應宗親筆書其口詞於案隨移手  
本於備監爲地方事其略曰近日本城士民傳說稅監參奏  
濫及無辜大眾叢集焚香昭告雖云懼死求生實則心勞謀

拙已經出示禁諭外及見貴監示諭士民之語知貴監仰體  
皇朝護愛學校德意鑿鑿可傳金石也卽本道可付之忘言  
矣忽於廿四日酉時據府縣儒學各官并生儒赴道泣訴被  
指揮胡効忠周之屏千戶秦上等旗校宗學孔鄭之賢徐楠  
陳世雄等統領標兵數百凡遇生員盡行毆打被傷韓國賢  
等四十餘人割去吳朝禧左耳幾死擁入沈希孟鄧楚龍孫  
麟等家臥房抄洗財物衣巾書籍燒毀無餘且守門官軍亦  
禁截生員不許出入等情本道一聞不勝駭異夫貴監三令  
五申無非欲安疑畏之眾以安二聖之靈卽調各官督率兵  
校防衛不過譏察寇盜奸宄以安良善使士類得安於肄業  
商民得安於生理而已今各官敢違原行致令禁城白晝戈

戟交加且四截生員往來出入妨其考試升散中間豈無乘  
機起釁假公濟私之謀眞所謂本無事而反啟事端也此豈  
貴監之意哉今據生員吳朝禧扛抬到道公同府縣學衛眾  
官驗其力杖傷痕委爲可慘除行承天府查究外第恐各官  
仍復互相容隱不以實報合就移會煩爲查照嚴行禁戢其  
違令生事官軍仍希據法示懲庶士民樂業重地寧輯矣手  
本外又副啟曰昨晚府縣儒學各官及諸生泣陳兵校毆傷  
吳朝禧等欲赴愬貴監無門可入不佞業爲具公移請裁矣  
各生聞訛輕信狂奔盡氣疑畏可憐若據匿名榜文坐以叛  
逆具疏屠之恐二聖豐芑重地不忍被此名耳門下旣念及  
祖宗二百餘年精神命脈培養之艱何待疏述匿名猥談仰

瀆九重睿覽爲也至於移文所云學霸生員架禍貴監衙門假云稅監所參皆出主使將陵殿供事員役之家黑夜持鎗把火圍屋搜搶者未知姓名爲誰乞明示以便嚴行各該衙門處分三尺具在安得私之其匿名假帖奸詭多端卽行嚴禁以昭法紀云云竟爾未復不知備監以爲然否先是備監調二衛官兵顯陵衛指揮許從正以拱護陵寢不得擅離信地獨不赴而管操周之屏掌印胡効忠平日奔走權門阿承司房蘭榮等絕無一字申報上司輒下所屬擅自發與分兵扎營之後卽又縱軍擄掠且至傷人違國法震陵廟孰大乎是今扛抬吳朝禧到道眾官眼同驗傷令指揮朱朝卿從世傑千戶解應宗等親筆書其口詞在案以胥後命而周之屏

等當考選之秋自知計窮乃約同胡効忠秦得良秦上等令軍頭黃大現王和尚劉志通會兵三百餘人潛赴教場祭旗插血爲盟要行激變鼓譟內有朱朝卿不肯曰守道說我不曾動手已不深罪了如何做這等事眾官因此同至守備監請納黃辭官撤伍散去將激備監以鬪守道也而三奉祠校丁下手毆傷吳朝禧者知罪不宥亦令三奉祠唱言願納印休官而去意在脅守道而逃其罪耳夫殺人者死天討也吳朝禧不死已耳死可無抵乎抵亦原謀下手一二人於眾何與乎此周之屏胡効忠謁守道公然以繳黃納印散軍相脅之情悻悻以稟守道遂呼集府縣官儒學官同各巡捕官當堂聲其事發其奸謀而誅其心乃唯唯退夫羣衛官而附一

備監不復知有守道蓋積威約之漸耳卽如近日校丁齊入  
學宮大詬有千戶張友顏者從傍勸止卽被校丁褫其冠服  
繫其頸項逮見備監復責張友顏二十棍置校丁不問則其  
調兵校戍生儒本意具見衛官安得不羣附之然而漸不可  
長也夫使吳生不卽死兩臺不會題而內之備監屈已戢下  
外之士民忍氣吞聲大之武弁悔罪滌愆小之司房息機斂  
手庶亦與化徂矣倘或問之司寇其過有淨於前日激變者  
備監不以守道爲忠告而疑之曰妬外之曰卮何舛哉略陳  
顛末用備觀風采覽

郢事紀畧終

震澤長語紀聞各二卷爲我 十四世祖文恪公所著紀聞  
續編及郢事紀略則我 十一世祖承天公所輯 十世伯  
祖景雍公合刊之題曰震澤先生別集我 九世祖道樹公  
重刊之迄今將三百年矣家藏舊槧早付劫灰副墨流傳都  
非完璧明人叢書錄此  
二書俱係節本季烈懼遺編之就佚念先澤之在茲  
乃重加校讐付之剞劂期年而畢跋以一言曰德行之科先  
於文學氣節之事重於科名 先文恪公正色立朝中涓氣  
沮 先承天公爲民請命邦直堪風皆著忠藎於當時立臣  
道於萬世宜乎楹書貽後等於韋氏之一經庭誥傳家勝彼  
魏公之片笏矣而烈之微意有進於茲憶昔束髮受書仰承  
乾蔭牽衣問字耳熟清芬知我家忠孝相承積累孔厚我

道樹公遭逢鼎革身世輒軻絺裘青箱奉先人之手澤襴衫  
巾服襲勝國之衣冠鏘跡銷聲遯世無悶遠企耕漁之高躅  
近儕澗上之幽蹤方之 文恪 承天兩公雖通塞殊途隱  
顯異致而廉潔之操足起懦夫清白之風堪垂家法則一也  
季烈遭時不偶與 公略同而世變淪胥綱維顛覆用夷狄  
以變諸夏非古聖而薄先王在昔板蕩之秋無此詖淫之甚  
汶汶者世夢夢者天誰爲爲之孰令致之用是謹陳祖德以  
詔我後人所冀世世子孫服膺舊訓不蓬轉以隨眾毋偪規  
以趨時則世道陵夷曾無不復天心厭亂終有其時守我貞  
常度此變亂敢曰江河一貫可障頽波庶幾堂構承家毋墜  
先緒云爾庚申季夏裔孫季烈謹跋

